

文學長
篇說部

儒林外史

上冊

曹澤乾
學生

大達圖書局刊行



儒林外史考證

儒林外史一書，寫怒罵於嬉笑，雕鑿情，如禹鼎溫犀，莫匪豪髮。沈文肅公督兩江時，公餘喜繙閱之，第其書波瀾點綴，撫取他籍者爲多。幽閒鼓吹云：「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每於酒後，自稱豪俠。一夕，有人裝飾甚武，手劍腰囊，流血於外，入曰：「此非張俠士居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臂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義氣，願假十萬緡。」張傾囊燭下，等其緡索中之品物，益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東隱既鴛，杳無蹤跡，聞囊乃冢首也。」（太忙案又見桂苑叢談）書中張鐵臂虛設人頭宴，即本其事以衍之。堅瓠集載明嘉靖中，長興徐子與中行，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汝楠薦之於子與。子木作齋，盛言客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易求也。子與得書大驚，遂入，既見愕然，笑啞啞不止，贈以詩，有「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之句。書中仿支神樂觀，即暗用。爲關目。文海披沙載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之闕下，而詢時政所宜與弼，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螞蟥其頂間，不能對以忍痛也。書中叙莊徵君奏對情事，直明撫其事跡矣。他如揚中詩，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俱經過，取次春風到草廬，乃元呂微之七律下四句也。又趙醫士與邑令同廳一番議論，與耳新所載李倩玉國球毛詩玉山，所生年月日時皆同，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於官。毛僅食餼，多子而壽，小異大同。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葉軒漫筆）

儒林外史之權勿用，卽是鏡也。鏡行多矯僞，動稱禮法，儼然以道學自居，時人亦竟有稱許之者。一日晨出，遇一小湖，四望無人，遂越而過，忽遠處一村童見之，大呼曰：「是先生跳湖矣。」是聞之，卽出泉十餘文，與童曰：「界

汝嘆稱，慎勿以此告人。」又匡超人或云實暗指在容甫先生，相傳先生性極乖僻，嘗外出，旋折回入夫人室。夫人適背戶坐，先生潛自後抱之，夫人驚呼曰：「誰相戲者？」先生立釋手問曰：「豈尙有人也，敢乃爾耶？」遂出之後，作擬劉孝標論，乃有隳墜東西，終成溝水語，實則夫人之出，固由先生之疑誤也。按此二說，皆常州人語，不知確否。（缺名筆記）

長篇小說中，有以俗話爲白話者，有以官話爲白話者，有白話而雜以文言者，有白話而雜以俗話者。其完全白話之小說，予生平實未之見。其俗話官話，文言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爲首屈一指。是爲白話之正宗，蓋行之全國，傳之後世，無有人病其費解者也。（同上）

儒林外史原不著作者姓名，一說謂係全椒吳敬軒徵君敬梓所著，杜卿少即徵君自說。徵君移居，辭薦建祠，皆實事也。慎卿乃其從兄青然，舉虞博士乃江寧府教授吳蒙泉，莊尚志乃上元程綿莊，馬二先生乃金椒馮粹中，遲衡山乃句容樊南仲武書，乃上元程文。其他二婁爲浙江梁家，牛布衣爲朱草衣，權勿用爲是鏡，鳳鳴岐爲甘鳳池，湯柔爲楊凱，蕭雲仙姓江，趙雪齋姓宋，隋岑菴姓楊，楊執中姓湯，匡超人姓在嚴，賈生姓莊，高翰林姓郭，余先生姓金，萬青雲姓方，范進姓陶，荀玫姓荀，章思元姓韓，沈瓊枝即隨園所稱揚州女子，或象形諧聲，或度詞隱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繙釋而參稽之，則十得八九矣。徵君著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及詩說，均未付梓，是書爲金棕亭官揚州教授時所刊。（松風閣筆乘）

是書爲金椒吳敬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少負俊才，不可一世，性尤抗爽，鹽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爲之助，故二十年而家財罄矣。清雍正乙卯，舉博學鴻詞科，當事者以先生及其從兄青然先生應之，兩先生均空臥不起。先生客金陵，愛其山水，遂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鳩同志，誓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凡二百數十人。工鎖，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道由是益窘，至冬不能具爐炭，嫗戚故舊，官中外者以

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門課子，賈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之花田。然先生素以此學自彥，故書中視祀秦伯祠爲最緊。事卒後遺一子名娘，字荀叔，號樹亭，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阮文達公時人，傳雲間沈學子學，輻齋集及吾邑王述菴蒲褐山房詩話均述及之。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原本亦祇五十九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以爲結束。不知何時爲僧父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襲積而成，狗尾續貂，不值識者一哂。（小說叢考）

桂菴叢談：將軍李金早遇道人通爐火事，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爲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既清，開視黃金纍然。李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微。一日道人來，啟鑿爐視之，不見金矣。胡公子所遇假神仙事，蓋出此。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婦遊姚園，即指袁簡齋之隨園，園不甚大，而此稱極大者，以隨園詩話中曾自夸其大，故亦大之。高青邱指其名世，以其文字取禍，與青邱相似故也。運衡山指楚明微，句容人見江寧府志文苑傳，莊徵君姓滄江，疑即指程魚門（同上）。

第十二回調侃權勿用謂肚裏沒有通過，此係是鏡實情。按阮葵生茶餘客語云：「江陰是鏡，詭詐謔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虛請講，結布衣交。鏡遂開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相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屬託公，不復往還。兩於書院，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第十三回謂勿用誘拐尼姑發案，亦有來歷。董潮東皇朝鈔云：「澄江是鏡字仲明，託名講學，一時大老交章薦之，後爲胞弟告發三十餘款，常州宋楚望深惡之，毀其廬，造書院。」則此三十餘款中，安知不有奸拐案哉？是書於清光緒初年，有著稱天目山樵者，曾加評而考實之。太忙案，此即吾邑張嘯山先生文虎所撰，天目山樵，其別號也（同上）。

予閱江陰敬立所撰是仲明年譜，元和柳商賢序云：「自此名日盛，忘者亦日益甚。邑令聖寶以無行不見答

於先生，令恨之。先是季弟（弟名），伯兄戒之，不悛。先生疏密室中自責。至是令誘之列款，誣先生，守令至山，移所著書去，卒無以罪先生。後郡守宋公楚學命州書院，移建郡城爲龍城書院。有述令誘書於先生者，先生怡然曰：「誠然，嘗自反。」事自重建書院，講學如初。未識此說果確否？（太忙）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南風朱太忙輯錄於大達圖書供應社編輯室

儒林外史跋

是書爲全椒吳敬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倚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仇爽急施與以「芒東」之辭，隨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蠶金盡矣。

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葵）應，堅臥不起。客金陵，爲山水所痼，遂移家揚州。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楊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冬至不能具爨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子名頰，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著書甚富。）買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

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潯浦篇」數語，他如「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凱風」爲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爰采唐矣」爲戴媽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是書則先生嬉笑怒罵之書也。

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著馮萃、中運、衛山者，樊南仲、武書、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爺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廬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鎮臺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荀政之姓苟，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婁公子之爲浙江梁，或曰桐城張，或曰老爺之姓韓，沈瓊枝即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即戴名世詩案中事，或象形諧聲，或復詞隱語，皆雍正間諸家文集細釋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鈔本亂後遺失)是書爲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

先生著書皆奇斂。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卽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聯語，變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

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齊然先生女孫)略陳頭末如此。同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謹識。

吳敬梓傳

程晉芳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先生生而穎異，敏睿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喪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過貧即施，借文士筆往還，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容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讜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嗚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嘏，未嘗爲來日計。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辛酉壬戌間，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恆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與余族祖綿莊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卽長懷恨，欲構句相贈，而灑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死矣。先數日，哀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

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

先是先生子熿，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毀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於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

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做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

子三人，長卽熿也，今官寧武府同知。

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余，檢其囊，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有筆硯，不煩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蓋其躬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倘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類試儒林外史目錄

上册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一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九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凶鬧捷報	一六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吃官司	打砍風鄉紳遭橫事	二五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三二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醮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三九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四七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五四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六一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六八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七五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八二
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八九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九六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一〇三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河縣賢宰愛士	一一〇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一一七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一二四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一三〇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一三七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一四三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一五〇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吹老景寡婦尋夫	一五七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一六五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鮑廷璽安慶招親	一七二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障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一七八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一八五
第二十八回	季荏苒揚州入贅	蕭令鉉白下還書	一九二
下冊			
第二十九回	諸葛祐曾察遇友	杜慎卿江都納姬	二〇〇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二〇七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二一四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二二二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第三十六回	常蕪縣真儒降生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活魯秦淮河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賈人餞別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場出醜

遲衡山朋友議禮	二九
備弓旌天子招賢	三六
莊徵君辭爵還家	四三
秦伯嗣名賢主祭	四九
送孝子西蜀尋親	五六
甘露僧修路逢僧	六三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七〇
沈瓊枝利涉橋官文	七六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八三
家人苗疆報信息	九〇
歌舞會長劫營	九七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一〇四
講堪輿回家葬親	一一〇
五河縣勞利薰心	一一七
方纓商大鬧節孝祠	一二四
秦伯嗣遺賢感舊	一三〇
中書冒古風風池	一三七
真義氣代友求名	一四三

第五十一回	少婦驅人折風月	壯士高與試官刑	一四九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一五四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一六一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獸名士妓館獻詩	一六七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魂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一七五

斷點儒林外史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欲窮羅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就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些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顆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可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兩眼淚，淚去了。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



到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家裏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吃。聚到一兩個月，便偷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闈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還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滾，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畫他幾枝……」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夯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掛着一塊匾，條來到柳樹下，將匾條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裰，兩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元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吃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長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子，圖個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撥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着吃酒到二三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千年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託做親家寫一封字來，去管謁管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醃和豬，在你我田裏吃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着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才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

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三傳四，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并的名筆，爭着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戴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堂裏坐着說話。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敘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雞煎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這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個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着王相公，是必費心畫一畫，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旁着實揷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稟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翟買辦扣了十二兩，只拿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

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才學畫幾筆，雖人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便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遞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原是我照贖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才是如何走到這裏，秦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呼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老爺拿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可以相諷。」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要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拿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拗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爺，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灌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叫我拿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問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就要取四鄰的甘結。」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備差錢，方才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

「狐假虎威」，着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我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膽見我，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到：「堂堂一個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到：「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教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個主意。次早，傳齊驛夫，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卒，翟買辦扶着轎子，一直下鄉家。鄉裏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着。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子，拄着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高念的慢條斯理，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着門進去了。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着轎子，過王冕屋後。屋後橫七豎八，幾畝麥田，遠遠的。一面大地，地裏都栽種了桑樹、柞樹。那邊那一塊無際的幾畝田地，又有一座山，雖不甚大，却青葱林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知縣正走着，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小二道：「王大叔叔，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吃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着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一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中不中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

惹慢他？」王冕道：「老爺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着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爺，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時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拿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况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灑淚分手。王冕穿上藤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籠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個小巷門面屋，買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掙個不閒。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要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來，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着諷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撥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的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纏擔內挑着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裝襤褸。過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嘆了一口氣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錢塘，才打聽得

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歌餅，拿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床。王冕千方延醫調治，總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祭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為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搥胸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置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為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搃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為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衣，白淨面皮，三綳鬚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馬，向王冕施禮道：「勸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下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平名因甚降臨這邊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為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齒漢子，今得見先生，精神者氣，倒不覺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人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嘆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

幕，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麪餅，煮了一盤菲菜，自捧出來陪着吳王吃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着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鈔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一看，才曉得危老爺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寨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得都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取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着，天色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年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食，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琉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鶩，固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颯颯的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隨向東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後來漸漸說的多了，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着詔書，帶領許多人，將着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鬢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齋館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嘆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旨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鄰做些錢財，葬於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

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着王冕，都稱他做十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周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着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個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裏來同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聖龍燈」之軍。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動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險別人，只這一位荷老爺，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燭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拿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燉的滾熱，送與衆位吃。荷老爺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議着，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鐵鍋臉，幾根黃鬍子，重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箕一般，手拿着一根趕雞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廳，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餵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爺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蹠起一雙來，自己拿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

騎着這個驢，上縣下鄉，跑得鬚頭昏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個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膀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個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道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退，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爺，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搖纜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牙黃老爺，我聽見說，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爺，李老爺家房子塌架，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爺家大廳上。」

說了半日，才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拿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况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西班牙，快班，家家都與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功夫去看戲，要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荀老爺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餘衆口也都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尚捧出盒盤——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腐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尊夏老爺坐在首席，斟上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個先生，就是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爺的令郎，就是夏老爺的令婿，夏老爺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個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才好。」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個，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却還不曾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和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紅綢，騎着老爺棚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着街過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尊

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却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才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麪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做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到了十六日，衆人將份子送到申甫家備酒做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相偕陪客。那梅戴着一頂舊藍帽，身穿元色綢舊直裰，那右先生才來。這得門外狗叫，申甫甫走出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藍帽，身穿元色綢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綢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申甫甫拱進堂屋，梅致方才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席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致作揖，梅致道：「今日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致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場白了，還要說做「新娘」。閒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偕着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吃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盤，乃是豬頭肉、公鷄、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筋，却如風捲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筋也不會下。申甫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着，卻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失於打

點，却不知先生因甚吃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家伯祖老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筭聽他念詩，他便念道：「一跌秀才吃長齋，鬚鬢滿腮，經書不揭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就是不跌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長齋，鬚鬢滿腮，竟被他說一個着。」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申祥甫連忙斟了一杯酒，梅玖相敬一杯，周老和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但吃齋也是好事，先生俺有一個母舅，一日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肥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闔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肥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求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點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吃點心。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老爺家吃酒去了。」又一人道：「老爺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老爺，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荀老爺向申祥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爺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爺的地步，只怕還要做幾年的夢。」梅玖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個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徵祥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的頭上，驚出

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准！於是點心吃完，反斟了一巡酒。直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裏歇宿。向和尚說定，信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着衆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費見拆開來看，只見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夠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蝨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吃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開着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濃濃的細雨，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着雨下在河裏，烟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着一個人，船尾坐着兩個從人，船頭上放着一擔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綵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個半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說着，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着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拿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道：「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會考過一個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臾，和尚獻上

茶來吃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祿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會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頭上來，伏着號板打一個跪。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拿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開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俺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轉來，拿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會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攔着。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提了上來，叫和尚拿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才上墳回來，不想遇着雨，耽擱一夜。」說着，就猛然而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吃了一驚。一會兒雨晴，弄弄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才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才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才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玫，也替他起一個『王』旁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夜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緣夢沒有這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來，會着蔡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

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落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閒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鷄魚鴨肉，堆滿春台。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盃去。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撇了一地的鷄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得荷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叫荷致了，都叫他「荷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荷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把個荷老爺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地裏又向衆人道：「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荷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過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荷家製了些麪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都不歡喜，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嫌他頭腦不識道，常常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衆家。那年却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我勸你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盤現成飯，只管不務秀不秀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個記帳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一癩子掉在井裏，撈起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金有餘擇個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周進無事閒着，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姊夫說，要去看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領着。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來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

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撞得不能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

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幾淒涼，竟得高懸月旦。

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凶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着，灌了下去。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裏來，裏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爲甚麼這麼號啕痛哭？」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血來。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擡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吃了一盤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這一句話，道着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願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

麼到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人道：「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以可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個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着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他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吃了幾盞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值：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團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會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衆人各各喜歡，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那典史今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個把月。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做了分子，買了四隻鷄，五十個蛋，和一些醬米，歡團之類，親自上門來賀喜。周進留他吃了酒飯去。苟老爺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在部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己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着幕

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宮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衫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髮，頭上戴一頂破漚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絨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周學道看的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絨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自己身上，緋袍錦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會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手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却有一個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話，看不得了。」左右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旁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那童生叫范進，好古文字，也還通曉。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

點了一盞，做個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一看，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親覽的語，鼓吹送了出去。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着。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着，直望見門簷影子來過前山，看不見了，方才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我因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所以我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撒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吃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吃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能婆媳兩個都來坐着吃了飯，吃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吃的酒醉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挺着肚子去了。次日范

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個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吃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你丟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人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請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去集上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吃，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才不到兩個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跛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

「你替我的鷄怎的？你又不要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人，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鷄去救命，爲甚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鷄。」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鷄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澆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脚躓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漓滴溜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衆人大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限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拿些鷄蛋酒來，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當下衆鄰居，有拿鷄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鷄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了，拿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着吃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因他歡喜極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會中。』他吃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人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爺。好了！快請胡老爺來。他還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打京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迎去。」

他。」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告訴了一遍。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爺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說，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總得避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能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爺，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叙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館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爺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發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盃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凶惡樣子拿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嚇他一嚇，却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袋，兀自拍着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因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樣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却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脫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着，再也攪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很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着。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

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才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子破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爺方才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爺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學不著麼？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人的。想當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氣了，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拿茶來吃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著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見了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還不够你賞人哩。」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拿著一個大紅金帖，飛跑了進來，道：「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才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范進道：「晚生微俸，實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門

下，可爲歡喜。」張鄉紳將眼睛四面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拿過一封銀子來，說道：「小弟却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才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才放出堂屋來。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才我老爺的心，拿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爺拿了去。」屠戶把銀子攢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着，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爺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買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拿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去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哩。』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銀子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團團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吃過熱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髮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丫鬟，洗盥，鑿杯筋，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家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

西了，與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鏤的杯筯，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與匪之人。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於地。家人媳婦和丫鬚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牀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膈，不可治了。」連請了幾個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流了夫妻兩個守着哭，一面製備後。挨到黃昏時候，老太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了掛白布球，新貼的題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爺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幫着盪白布，秤肉，亂煎。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經，拿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廡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尙做攪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一梁皇懺，一放焰口，這廡老太太天生天屠戶拿着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廡裏，滕和尚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僧官因有用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廡裏起坐。滕和尚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廡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做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醫藥，今日不在這裏。」滕和尚道：「今日不曾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

隨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爺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話，陪着吃酒吃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個不了。我是個開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着些——難道是怕小婿管束，神幹老爺們看爺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既能，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就在胡老爺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紙馬寫疏等事。胡屠戶吃過麵去，僧官接了銀子，才待走進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庄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個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賃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庄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嚼舌吞，纏個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說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庄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籠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釀了他罷。今日就在庄上歇了，怕怎的？」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庄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肥切了，酒倒出來燙着，和尚走熟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敞着懷，挺着個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渾家拿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尚上坐，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吃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裹着個蒲窩子，垂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正吃得興，聽得外面敲門，甚因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去看看。」何美

之才開了門，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尙一桌子坐着，齊說道：「好快活！和尙婦人，大青天白日，翻情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有道！」休胡說，這是我田主人。」衆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由分說，拿條草繩把和尙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細細了，將個槓子，穿心搔着，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一個開帝廟前戲臺底下。——和尙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衆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尙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尙役人拴了，忍耐不得，隨即拿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尙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個淡，趕了出去。和尙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衆來鋪結壇場，掛像像兩邊十殿閻君，吃了開經粥，打動鑼鼓叮嚀，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才吃着，長班報客到，魏相公丟了盃，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員領，粉底皂鞋。魏相公陪看，一直拱到靈前去。內中一個和尙向僧官道：「方才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同鄉，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辭才是。」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什麼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就是他的佃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竊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賞與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腆着臉，拿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歡喜。」又道：「他沒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果縣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會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與方，才這窮不了的小親相公，因他進個學，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荐亡的疏，我拿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個字，像這都是作孽，眼見得那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說着，聽見靴底響，衆和尙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來，同和尙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尙吃完了齋，洗了臉。

和手，吹打拜禮，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才散了。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喪事。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效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福壽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尚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一篇却是用誰的名？」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做食穀士，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正算着，捧出茶來吃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做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升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范舉人又謝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者先太夫人墓，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請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個廟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吃了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闊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俛叨幾卷，與我這媽父母是相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家人裝了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個盤子，都是錫鑲糟川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蠅

居恐怕襲會；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口防有礙，故此備個粗碟，就在此處談話，休嫌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為人，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徹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真個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徹處圍縣紳衿，公搭了一個絲棚，在十里牌迎接，小弟站在絲棚門口，須臾，鑼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驛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乘高肩毛，一個大鼻梁，方面大耳，衷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迎接，老父母轎裏兩隻眼睛，只看着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生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曾認得。」他就痴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才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差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才下學回來，請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徹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爭氣，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雖不大歡喜會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着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鑰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半額，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着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

「小廝道：『早上圍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寬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才說得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個寫「世姪張師障」，一個寫「門生范進」，——自心裏沉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衙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叙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讓讓奉坐吃茶，同靜齋叙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看了一遍，因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喜，忙叫換去了青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鷄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盤。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筯。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筯，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遺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筯。』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筯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筯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隻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備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會攪辦。等後看見他在燕窩盤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因說道：『却是得體的緊。我這做教，酒席沒有甚麼吃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他做。做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有來牌，甚緊，衙門裏都也莫得吃。』掌上燭來，將牌拿出來看，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面有個書辦要回話，弟去一去就來。』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就是辦牛肉的話，方才有幾個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葷了，他們就沒有做吃，求我略鬆寬些，叫做「瞻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

却是受得受不得？」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一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生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爲天下事都靠著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殺了。這個如何了得？」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夫拿進，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旁，聲明他大膽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當下席終，留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帶進來，是一個偷雞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捆在他頸上，枷了出去。才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裏剛剛的一聲，淌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頭上滴到鼻子上，鬍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才，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總的緊緊的，只賺得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衆回子心裏不服，一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圍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義，我們圍進衙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

貢生與惡酒蹤來到省成鄉紳結親，謁費直遊京國。
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才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豈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恁的我說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雖了這個地方上好。」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北城，幾個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這裏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撤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請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這起來這件事於湯老爺也忒荒唐了些。不過枷資就罷了，何必將牛肉推在街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道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職發落，賞卑職一個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個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前官府，依律枷資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的出堂，將回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知縣叫帶上來。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才養下來的小豬，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哥子王大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他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拿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大是個窮人，那有銀子？

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拿拴門的門桿，打了一個吳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裏，所以小二來喊冤。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個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着個鄉裏的親眷，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個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曾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拿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因不曾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的。』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個蹄酒，上門去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驢兒和米同梢袋，都叫人拿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大老爺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煙急走到省城去了。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官，字致和，他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却在兩個宅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見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吃了酒飯，拿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他兩個阿舅姓王，——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着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嚴致和忙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嚴致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差人却在我這

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盤飯吃，他們做事，只揀有頭髮的抓，一若說不管他，就更重要的人緊了。如今有個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個攔詞，便歇了，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賚也還與王家，再打些須銀子，給他套那打壞了的廳，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猴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借約和借約拿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拗着，你認晦氣，再拿出幾兩銀子，折個豬價，給了王姓的，真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個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才得落台，才得個耳根清靜。」當下兩說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日，嚴致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敘謝。兩個秀才，拿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舅爺見這話，方才來。嚴致和即迎進廳上，吃過茶，叫小廝進去說了。丫鬟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鬆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圓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相見。奶媽抱着妾出小兒子，年方二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來叫舅爺。二位吃了茶，一個丫鬟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去。上席敘些閒話，又引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着問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老大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處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個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年出貢豎棋杆，在

他家邊過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時我不會去，他爲出了一個資，拉人出資，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量錢，還欠下廚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口，猪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常小兒子要吃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除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吃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吃，你說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吃酒，快取骰盃來。」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吃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吃了幾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最醫生一回狀元，也不會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總不見效。看看臥床不起，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床腳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要娶個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個大娘來，各養的各痛。自古說：『一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個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氏含着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鬚道：「趙家的那裏去了？」丫鬚道：「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

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量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木裏着，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吃罷，又請到一間密室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重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門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舅作個遺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廚，拿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輕意。」二位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將來要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着，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拿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着。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陪客去了，回來見兩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才這一番話，恐怕老丈胸中也沒有這道理，還要恍惚惚惚，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伯在天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戚都請來，趁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嚴致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形於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個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爺家五個親姪子，一個也不到。衆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牀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

披了紅綢，趙氏穿石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丫鬚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鋪請姨夫妹妹轉在大邊，磕下頭去，以叙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丫鬚使女，黑壓壓的幾十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着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奶斷了氣了。」嚴監生哭着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着趙氏灌開水，擦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散髮，滿地打滾，哭得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板臉。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拿一搭蘇替他披着。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人，過了幾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個。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一名不正則言不順，一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趙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或說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臘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雞鴨小菜，每桌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着哥子坐在底下，吃了幾杯酒，嚴監生帶着一張櫪桌，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趙氏道：「你也真婆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送時過節，壓裏師姑送盒子，買花接球翠，彈三絃琵琶的女郎子，不開口，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

已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設法甚麼再有些也完了。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也不用費掉了，到兩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賸下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好的。」嚴監生聽着他說，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驚，頭子跳開了。那貓時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罈子都打碎了。拿燭去看，原來那貓貓把牀頂上的板跳開，一地上面掉下一個大篋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票子，拌在酒裏，錢錢攪攪着。兩個人才扳過來，票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着。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嘆道：「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裏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掃了地，把那乾票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着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頹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撐着，每晚算帳，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少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盞米湯，臥牀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勉強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換過長夏，立秋以來，病又重了，睡在牀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那一日，早上吃過藥，看着蕭蕭落葉，打的簫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嘆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丫鬚扶起來，勉強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家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吃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使叫趙氏拿出幾封銀子來，指着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的一點東西，送與兩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沉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兩位老舅

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兩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安慰寬心的話，作別去了。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擡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睛的的溜開，把頭又很很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爭田奪產，又從骨肉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司進詞訟。
不知道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訕亂着問：有說為兩個人的，有說為兩件事的，有說為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眾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裏點的是兩盞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捧掉一盞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盞。眾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小號哭起來，準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着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一班人來弔孝，都留着吃酒飯，領了孝布回去。

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錢。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長幡，念經進香。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櫃前舉哀，夥計僕從，丫鬟，養娘，人人掛孝，內外一片都是白。看看闌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空弔孝，留著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個兒子都在這邊裏堂裏。大老爺領了行李，正和渾家坐著，打點冷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領着一個小厨手，裏捧著端盒和一個紙包，走進來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爺，知道大老爺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華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爺做個遺念，就請大老爺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縐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邊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厨去了，將衣服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絛，走過那邊來，到櫃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著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哭着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個好兒子，慢慢的帶着他過活，怎的？」趙氏多謝了，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朝延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憲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著住了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的，是湯父母的世姪因

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吃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就是薛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慙個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吃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會入籠？」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因湯父母前方入籠，都取中了些。」陳豬舌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會來聘。今科十幾位，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選在這幾個人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二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着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砍折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奶抱着哥哥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爺，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裏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爺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就擱，就要回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過了幾日，大老爺果然帶着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個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舒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個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連，幾日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議，立大房裏第五個姪子承嗣。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

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願。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個正經主兒走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隔壁第五個姓子才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個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章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着，只得依舊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當夜赴省接大老爺來，當來到省城，問着大老爺的下處，在高第街，到了寓門口，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拿着鞭子，站在門口，喝了一聲，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爺的四斗子出來，才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轎廳上，中間擺着一乘彩轎，彩轎旁邊豎着一把遮陽，遮陽上貼着「即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爺出來，即戴紗帽，身穿緞補服，腳下粉底皂靴，來當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爺接了，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當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當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個吹手來。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紅簪，花前前後後的走着，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爺在廳上，嘆成一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爺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賤頭，又叫跟府裏押着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時候怎得來？」大老爺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望那裏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盤飯也不給人吃，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家。擡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很，廳上的客

說道：「也不必管他手，吉日已到，且去拜親。」將掌扇擡起來，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家富跟着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做題甚大，雖然點着蠟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只得這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一盞一盞，在黑夜井裏罵道：「叫個不來，來着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罵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殿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正吵鬧着，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周家鬧了一回，沒奈何，只得把新人轎子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過了幾朝，叫家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紙。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要的新郎吉娘，一隻嚴真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果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一副，靜迎一的一白粉牌，四根門釘，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真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吐出許多清痰來。家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着身子，只是要跌。嚴真生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拿進管來。嚴真生將船搖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便，登時好了。船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的長害偷撈，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真生只作不見，少刻，船擱了碼頭。嚴真生叫來富着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真生轉身走進船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真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請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吃了。」嚴真生道：「吃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的

這中間是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這是西瓜仁、核桃、洋糖、麪粉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這日有個學費，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有眼老病在上，煎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真道，你這奴才，——狗八戒，吃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才這幾片，不要說幾幾十兩銀子，一半夜裏不見了，鑽頭子，鑽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最病却拿甚麼藥來替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嚇了，陪著笑臉道：「小的剛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這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說着，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撥行李的人，再幫家擺着，自從船上擺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吃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耽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抬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跳如雷，撥行李的脚夫，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看緊的問嚴老爺要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三個，如今日知理，那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眾人一齊捺着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恩恩，且放着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帳，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碼頭，行李和小廝跟着一閃去了。船家眼睜睜看着他走去了。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擰東擰西，鬧的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醫道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不是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幫忙，二房裏高屋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

「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個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個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個管事的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才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廂房，天地世間，也沒有這個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着，自然有個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吃了一杯茶。大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着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着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琴房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個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帳目，都連夜搬造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爺在日，小老婆當家，憑着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騙，我把你們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爺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爺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的人，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爺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抬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冤。知縣叫補進詞來，隨即批出，仰族親處置。趙氏備了幾席酒，

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拿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個可否。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錢的趙老漢，本來上不得臺盤，才要開口說話，被嚴實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個人自心裏也裁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把我們不敬不睬，我們這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先生？」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一熱鍋上螞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着屏風，請教大爺，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腳，做一片嚴實生聽着，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信了我的性子，揪着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攔他，攔他，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實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營宮，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帳攬了幾句話，說：「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據的。嚴實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有的。總候大老爺天斷。」

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一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實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說——

「趙氏既經扶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實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嚴實生看了這批語，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着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個如薛織嚴實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實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更正名分。」只因

這一去，有分教：

多年名宿，今番又振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他登上榜。

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教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朝與國府縣都告險了，司馬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都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着膽，竟寫一個「姻眷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正在沉吟，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着「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表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舅，何處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他方才拿姻家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却不曾有這門親戚？」范進道：「方才門人見我，他是高要縣人，同做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却不曾序過。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這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出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舅高發，滿學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了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嘆息，說道：「賢舅，績學有素，雖然耽擱幾年，此次南宮一定入選，况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荐揚，人人都欲發之門下。你只在寓館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了飯，作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都屬考選御史。數年之間，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

沒有其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調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政，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個極長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臨登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却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才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送上縣荀政，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對着名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查，過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個荀政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道：「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吃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個少年幕客，姓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試的文章，是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試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卷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政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着眉道：「蘇試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罷了。這荀政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該上縣，何不在已取中人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無。」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一卷的查。荀政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生來是梅玖，隨着問過案。學道任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或倘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

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凳去，照例責罰！」說著，學臺前一個門斗，已將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個？」梅玖道：「現任司子監司業周貴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能撞且免打一鬥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童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著荀玖，人發裏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和方才這梅玖是同門麼？」荀玖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貴軒老師的門生？」荀玖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名。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玖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吹鼓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荀玖才走出來，恰好遇着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荀玖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進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着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先生那時在城裏教書，教的那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歡喜我的，說是我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才范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講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放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實個情，所以把你誰個案，着也是爲此。他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入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兩人說着，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餽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此時荀老爺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玖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爺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中書市也老了，拄着拐仗來覓高，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玖復學。渡

了二三十弔錢。荀家管待諸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那日早晨，梅玖荀玖先到，和尚接着。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爺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年你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裝着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台，供着個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着「公諱進字實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從邊屋裏，周先生常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着，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席隔着，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着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着一江右陳和甫，備亂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着。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指着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拿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着才是。」和尚應諾，連忙用水揭下。弄了一會，中祥甫領着衆人到齊了，吃了一日酒才散。荀家把這幾十弔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贖下的留與荀玖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隨即在下處擺起公座，長班衣箱，旗幟，盤程，息恩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隨即在下處擺起公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撞着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盪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齋，矮矮白，走進門，一把拉着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一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着，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一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致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才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幼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

道：「這幾年，况且隨朝又遠，這裏住着不便；不如今長兄說，弟還有一盤飯吃，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喚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聞那日，荀致殿在二甲，王憲賢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之後，一齊陞了員外。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個全紅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着一個單帖，上寫着「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亂仙神數，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到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陳禮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綢緞直裰，腰繫絲絛，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喏，說：「請二位先生台座，尊貴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座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徽鄉觀音庵時，弟却無從，不曾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亂上寫着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尚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是專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睡相，豐賢，豪傑，都可啟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舊記先帝宣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到大老爺家扶乩，亂到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亂上就降下周公祖來，批了「七日來復，一四個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本旨用獄，只罰了三個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亂明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怒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得詩詞，連忙嗅了香，伏在地下，請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亂又如飛的寫上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

「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官爵，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亂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吃過便飯。」當下留着吃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亂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魂飛魄散，將亂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幾拜，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着亂筆，又念了一遍呪語，燒了一道啟請的符，只見那亂筆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着跪獻上去。那亂筆允盡了幾個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亂筆又動了，寫出四個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亂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亂筆。那亂筆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羲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着亂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拿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於是拿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旁鈔寫。兩位仍舊扶着。那亂筆如飛寫道：

「養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煙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只道驛驢開道，原來天府變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實」，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險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詞上說：『天府變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荀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亂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連筆判下一個「服」字。

陳翰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判了三回沙，判了三個「服」字，再不動了。陳翰道：「想是夫子說得已經回天，不可再藥讀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亂筆香爐沙盤撤去，重行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到晚長班進來說：「苟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苟家家人掛着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着稟道：「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苟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的資格，都是有指舉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暫下，候考選過了再處。」王員外道：「年老先生梅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自道理。」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筆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區裏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都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苟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了來說：「官小，與「純情」之例不合。這舉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開曹，不如保舉發情。」苟員外只得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是個家士，如何支持得來？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我自全，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這事才好。」苟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幾年，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得着。」當下苟員外道：「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回道州縣，都來出殯。此時共動辭家，百十里路外的人，都來觀看苟員外家的喪事。俟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丁了大人及

總甲的缺，拿手本來這頭，看門效力。一整鬧了兩個月，裏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城外，請了又。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才開了假，早見長班領着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

真箇良佐忽為悖道之人，郡守當費，竟作通逃之客。

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觀察竊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貧交遇

話說王員外才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

「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需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着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

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勸過具整理行裝，去江西到任。非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蓮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信是通判署着。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蓮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爲着交盤的事，彼此參差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蓮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聾眼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守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守撥代。」王惠應諾了，衙堂整酒，做候蓮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氈，上寫「春曉生」景王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蓮公子，果然俊雅，舉動不羣。彼此爲了禮，讓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時尊公大人，幸臨手榮。今日却開得略有些世恙。」蓮公子道：「家君年老，

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台今年多少尊庚了？」選公子道：「晚生二十七歲。」王太守道：「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選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尙幼，相隨散門，領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選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况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個窮先人做廬，可蔽風雨，就是琴尊蠟几，藥欄花棚，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月屋寫稿的時候，每發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却賦『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台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喜自然掛冠。」笑着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選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着，換了三盞茶，寬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着卿作費，選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發馬匹，盤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做任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爽快滿心歡喜，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選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誰的詞訟甚少；若非網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但只問着晚生，便是。」問道：「於官了。」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當下酒過數巡，選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認筒荆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吟吟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開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幕息。』」王太守道：「是那三

樣。選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却也有趣的緊。」選公子道：「將
 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選公子道：「是戛子聲，算盤聲，板子聲。」
 王太守並不知道這話是謔，道：「而今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如此認真。」選公子十分
 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酒杯換盞，直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
 過了幾日，選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選太守帶着公子家眷，裝了半船行李書畫，回嘉興
 去了。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選公子的話，釘了。把頭號的庫戲，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
 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人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
 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
 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
 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荐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
 贛道，催撥軍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夜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即出門查看台站，大車驢馬，在路曉行夜宿。
 那日到了一個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看頭一看，正廳上懸着一塊匾，匾上貼着
 紅紙，上面四個大字，是「驛關開道」。王道台看見，吃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
 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幾底金字，四個大字，是「天府變龍」。王道台心裏不勝駭異，才曉得
 閩澤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才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個「昌」字，可見萬事分完，一宿
 無話，查畢公事回衙。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台也抵擋不住，叫
 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着寧王百十隻鐵艦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
 「拿！」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台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

跪在水裏死了。王道台嚇得撒抖抖的，燈燭影裏，只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抬頭。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釋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封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的叩頭道：「特願降順。」寧王道：「既然降順，待孤家親賜一杯酒。」此時王道台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在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藤中是第八個王子，方才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一頭上是八個一王」字，竟無一句不驗了。寧王闖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台在衙門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個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一盤不擇路，一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一點心。王惠也拿了幾個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却想不起。開店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趙。」王惠道：「向日有位趙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道：「便是家祖，老客人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趙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道：「却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裏？」趙公孫道：「就在岸邊。」當下會了帳，兩人相攜，行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玉，想是令叔？」趙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却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趙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趙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會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鄉家都不在此麼？」趙公孫

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孫大驚道：「開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轅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掛印而逃，却爲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却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曾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既邊疆不守，今日却不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曉學生此帶却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信銀子，現在舟中。今日晤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帶上都要避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僕膝跪了下去。蘧公孫慌忙跪下，回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個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酒醒在外，雖道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蘧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洒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隻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岳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王太守大驚道：「他是降了寧王的。」公孫道：「這却不曾說明，只是掛印逃走，並不曾帶得一點盤費。」王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却與我是個故交，何不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王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王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王太守一看，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兵內有一本，是「高郵軍話」，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高郵軍筆繕寫，甚是精工。王太守道：「這本書多年歲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

選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選來句讀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迺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杭西各郡，都仰慕選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選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字方，同衆名士贈答。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選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催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死二十餘年，嘉禮之後，賜了祭葬，隨着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璋，字玉亭，是個孝廉。因公子諱璋，字諱亭，在盤讀書，是選太守的親內姪。公孫隨着兩位進來，選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選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妻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加指已十二歲，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掛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巖巖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選太守道：「我本無官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會做得一些事業，虛糜朝廷俸祿，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冰冷，仔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丈膝下，還可借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們開了表兄計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着，也終日流涕不止。」選太守道：「令兄官况，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是個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沉着，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親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個小花圃，翠簾几，竹石禽魚，蕭然可愛。選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拄着天台麻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語，多虧新建伯祁明獨運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

居，上爲難得。四公子道：「這小姪子空，主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科舉，科舉，官上進氣，成祖時科舉，官也與算一件不爭的事。」選太守道：「成敗古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去做個子的，說說須要讀真。」四公子道：「這事說了，那知道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舉，中人科林，說說了一肚子牢騷，不爭常常只說自怨。」選位之後，明朝說不成個天下，每到科舉，其氣更發，這一種議論，成也是聽不過，恐怕出軍來，所以勸他回浙江。當下又說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女姪學業，近來道就如何？」三公子道：「不曾聽過。」太守道：「不曉得，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個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其學問，一味落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威，老夫姑息，所以不曾有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且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醫生，與業也不會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這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包了。」二位公子道：「這個便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個斷氣充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一窩窩的進士。」這話是準得緊。太守使叫公孫把平日教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賞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選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孫舉事。這要大家人家，也有央着來求的，我是個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耽遲着。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財利些，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行李去。選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行，自己出來，臨事上作別，說道：「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你怪爲慢。」二位賢姪回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太僕文恪公墓上，提着我名字，說我選科年過龍節，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選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着開了船，方才回來。兩公子坐着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麻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船來，買些羹，兩弟兄

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看有天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叫道：「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說古今的事。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閒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

公子好客，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章帶。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認得。」那人道：「兩位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兩公子大驚道：「你却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子看着墳山，着實興旺，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够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後來小的家弟兄幾個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够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住。小的有個姐姐，嫁在新市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墳山，沒有人來作踐麼？」鄒三道：「這是那個敢？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碰頭，一羣草也沒人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在那裏？」鄒三道：「就在市梢盡頭，姐姐住着，不多幾來。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鄒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甚

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他家裏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鄒三回到岸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引着路，一徑走到市梢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雕花門，半開半掩。鄒三走去叫道：「阿爺三少老爺四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應道：「是那一個？」拄着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家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鄒三捧出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吃着。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算計着會你老人家，却因繞道在嘉興看遺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這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裏，得以會着。相別十幾年，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才聽見說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曾添了幾個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說着，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少老爺坐坐。」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個，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大驕子。」四公子道：「我們弟兄們都不住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却說這樣的話，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況且墳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鄒吉甫道：「遺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實性倒也聰明。」鄒三捧出飯來，雞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兩位公子坐下。鄒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吃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你這酒是扣着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

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鄒吉甫吃着酒，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聽了，望着三公子笑。鄒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個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鄒吉甫道：「我本來果然不懂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腳陰樹下——坐着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常聽見他。」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個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着拿出來看。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裏見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兩公子道：「這先生往那裏去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他是生身出身，一切假日，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閒遊，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還看這夥計胡三，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老阿蹠」。先年東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聽見這些蹠事，本東自己下店，把銀一盤，却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着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腳的不服。真家惱了，做了一張皇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見是明務的事，點到奉行，把這楊先生拿到監裏坐着，追比，而今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這村口外四里多路，兩個兒子都是蠢人，既不識生意，又不讀書，還尋着老官養活，却將甚麼賠償？」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寫個辭讓，有這樣讀書君子，却破守錢奴如此凌虐，令人一怒髮衝冠。」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鄒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想着從前已往，不知救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

去和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於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吃過，息息回船。鄒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們恭喜回府，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鄒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道消夜。看着開船，方才回去了。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查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尋出，用紙膠寫一通，遞與他拿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着——

「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吳首商人楊執中——卽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吃，費用成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拔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勸限等語。」

四公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拔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壩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濟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就放出監來，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晉爵應諾去了。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個主意。」書辦道：「既是太保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卽打個稟帖說——

「這楊貢生是妻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妻府家人具的保狀。況且妻府說：這項銀子，非貳非幣，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

知縣聽了裴府這番話，心下著慌，却又回不得鹽商，便進書辦去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博保狀，即刻把楊實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兩銀子，都是晉博笑納，把放出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那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故縣前問人說：「是一個姓晉的晉博保了他去，他自心裏想，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婆接喜從天降，兩個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個老嫗，又癡又聾，在家燈火徹徹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鄭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會會着，所以裴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裴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裏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閒談，相見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於是叫了一隻小船，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着月色，搖着橈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開，這船却小，只在船旁邊擦過去。看看二更多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一片聲打的河路響，這小船卻沒有燈，艙門又關着，四公子在板枋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着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和府」，一對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拿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嚇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個？」三公子來看了一看，道：「這僕人却不是我家的。」說着，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這小

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條河路，你走就走罷了，行凶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彘的奴才！你睜開眼，看看燈籠上的字，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因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來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彘的，再回嘴拿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拿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着暗笑。船家開了輪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上，此時月尚未落，映着那邊的燈，亮照得亮。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的主人却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衙，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鄉里，借個官衙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凶打人，却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壞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遇着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三公子進棧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他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典，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凶惡，這一會才現出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小船搖櫓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點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時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梢，盡頭錦吉甫女兒家，見開着門，敲門問了一問，才知道老婦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老爺吃茶，也不會坐。兩人出了鎮市，沿着大路走去，有四里多路，遇着一個挑柴的樵夫，問他這裏有個樵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

手指着：「遠望着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樹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一條溝，上面小小枝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着，見人一到，那狗便吠起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才出一個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爺家麼？」開了兩道，方才點頭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個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那老嫗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的。」老嫗道：「老爺不在家裏，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會回來。你們有甚麼說話，改日再來。」兩公子道：「老爺不在家裏，請進去請坐吃茶，竟自關了門回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着原路回到船上，進城去了。楊執中這老頭，直到晚裏，才回家來。老嫗告訴他道：「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的來尋老爺，他往甚麼『大覺寺』裏住。」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說老爺不在家，叫他改日來。」楊執中自心裏想：「那姓甚的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驪商告他，打官司驛裏出的原委，姓柳一定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用？」老嫗又不肯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踢了幾脚。自此之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從前早就出門開混，直到晚才歸家，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兩個，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爺不在家，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兩個，人帶累我一頭拳打脚踢，今日又來做甚麼？老爺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燒鍋做飯。」說着，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關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

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着行了幾里路，見一個買賣的船。船上一個小孩子搖着，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裏說道：「買賣那買賣那！」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艙內伏着，問那小孩子道：「你在那村裏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爺，你認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裏？」那小孩子道：「在船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賣的錢，搖着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紙，上面寫着一首七言絕句詩道：

「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會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章。」兩公子看罷，不勝歎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其實可敬，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這日雖霜風淒緊，却喜得天氣清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船頭上一個人叫道：「斐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攏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船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遇着這隻船，有分教：

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蘿，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

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世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個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管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尙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裏？」管

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南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着「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船門口。編修原是大保的學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才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船裏去。」讓進船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做窮翰林的人，只望着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還不會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惹着一隻小船在河裏從人也不帶一個，却做甚麼事？」四公子道：「小弟總是圍着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同家兄出外開遊，也沒甚麼事。」魯編修道：「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思恩要返舍，就苦辭了他，他却將一席酒着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會到？」船家答應道：「不會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閒話。魯編修問了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拿出來，送與魯編修看。魯編修看罷，蹙着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平原君，也不過如此。但這種窮人，益聲譽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留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三篇詩，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的一個好遭際了。兩回躲着，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舊見這種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南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吃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娶送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南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道：「港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着哩。」南公子走進內堂，見是公孫在那裏，太太陪着。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南公子扶住，邀到

書房。選公孫呈上乃舅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南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一退避三舍。」選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兩公子以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歇息。次早起來，會過選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廚役備席，發請諸親。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內，向公孫笑着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姪陪一陪。」選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却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接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說着，看門的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和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選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台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選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選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才會見令表叔，才知尊大人已謝賢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爽，至意，可稱嗣續有人，又要敬湯為笑。」因問：「令祖老先生康健？」選公孫答道：「託庇粗安。家祖每常時時思老伯。」牛布衣又說起范學台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因選公孫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令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頃，擺出酒席，四位尊酒論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才來，頭戴紗帽，身穿蟒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兩公子再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選公孫出來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魯編修道：「久慕。」彼此謙讓坐下。寒暄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個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何必做這些客套。依弟愚見，這廳事也太闊落，意欲借尊齋，只

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才暢快。」兩公子見這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魯編修見瓶花嫩几，位位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個頭髮齊肩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個時辰，酒斟三巡，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屋異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我方不覺得有煙氣。」魯編修說：「一回同遊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朋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惡的了。』」三公子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三公子道：「他是了不得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壽第一能員，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順，到底也不是。」魯編修道：「古語道：『好鳥無巢，良民無主。』」魯編修道：「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子不知有幾件別說這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亂也奇怪，只說這仙降時，地花再不開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

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手與他，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換過了席，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讀讀，稱讚小才。魯編修歎賞了許久，便向南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懸弧之辰，在於何日？」三公子轉問蘧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魯編修照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又過了數日，蘧公孫辭別同鄉與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籍遺太守的書，才寫着，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着他進來。」看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來見二位老爺。」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着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

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綢直裰，像個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子，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幸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兩公子聽罷，才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列聖，扶乩筆筭，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師，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晚生許過他隱隱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個直言，並不肯阿諛趨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來吃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却不曾會見。」陳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到晚才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才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託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可借尊齋一談。」兩公子道：「最好。」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子深沉，翠簾酒，說道：「真是一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眾。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求親，只是不允。昨在府會見南昌蓮太爺的公孫，着實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曾舉過姻事？」三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却還不曾舉姻。極承魯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個倒不消慮。令表姪八字，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到家就是晚生

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縣長，子孫衆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及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如此極好，若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向來作伐，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陳和甫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同智老先生話去。」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向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下。家人去了十餘日，領着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二位老爺斟酌。呈上回書，並自銀五百兩，以爲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個吉日，央請陳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蘧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縉家求親，魯縉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了庚帖過來。到第三日，蘧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裝蟒刻絲袖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擔，行禮禮去。又備了兩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衣箱銀十二兩，代菓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婚之期。且蘧府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送過吉期去。魯縉說：只得一個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蘧公孫人替。蘧府也應允了。到十二月初八日，蘧府張燈結彩，先請兩位月老吃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娶府一門官衙等處，就有八十多對，添上蘧太守家燈籠，足擺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又有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會退盡，燈上都用綠細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轎，蘧公孫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蘧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校。到了宅門口，開門錢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着公服，兩山人也穿着吉服。

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迎了出來，排廳升階，才是一班細樂，八對絳紗燈，引着蘧公孫，紗帽宮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到了廳事，先奠了脯，然後拜見魯編修。公奉新聘，正面一席坐下，南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盞茶，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細樂。魯編修去奉衆位的席，蘧公孫偷眼看時，是個蛋蛋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却極其輝煌。須臾，送定了席樂，蘧公孫下堂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這時下了雨，南、兩才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着鞋，都從階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副末執着戲單上來點戲。才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筵，捧上頭一盤脆糕，糕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見兵兵一聲，居梁上捧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的掉在燕窩盤裏，將盤打破。那老湯灑了副末一臉，盤裏的菜灑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脚，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跳，把盤跳翻，爬起就從翁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盤撤去，桌子打抹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封」。一副末領單下去，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廚下捧上湯來。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他執了一隻釘鞋，捧着六盤粉湯，站在丹墀裏，尖着眼睛看戲。管家才撥了四盤上去，還有兩盤不會端，他捧着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盤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上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脚，却叮叮一聲響，把兩個盤和粉湯都打破在地下。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個狗爭着，兩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吃。他惹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蹣起一隻脚來，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會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隻釘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心。——

盤猪肉心的燒賣，一盤鴉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盤索粉入寶拔湯。正待舉起筯來，唰，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溜溜的滾了來，乒乓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跳，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盪招翻滾了一桌，滿座上，都覺得詫異。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悔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却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一喜事，一個個都要重責。亂着，戲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蓮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到天明才散。次日，蓮公孫上廳謝親，設席代酒，席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蓮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三四個丫環，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個貼身侍女——一個叫做采蘋，一個叫做雙紅，——都是娉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蓮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閑閣綠窗，若有名師之教；草茅隱士，又招好客之蹤。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蓮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且他這個才女，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是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菠瓜爛熟，教他做「破題」「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東修。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羅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歎道：「假若

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了！一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入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一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二體一條痕，一掌血。一若是入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晚妝台畔，刺繡牀前，擺譜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大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還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家，紅們看閒暇也教他寫幾句詩，以為笑話。此番招贅進士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真個是一才子佳人。一兩好一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但貧進士門多日，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公孫却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着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着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時還害着不好問他，只得強看了一個時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后家齊』，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爺，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況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公孫心裏道是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諱。當時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看愁眉淚眼，長吁短嘆，養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口裏的事，告訴了一通，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養娘勸了一回，公孫進來，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從此咳嗽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說到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恁般歎氣。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況你爺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說着，越發要惱怒起來。夫人和養娘

道：「這個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現且現放着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一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一依孩兒的意思，纔是自淨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着你這個好先生，怕教不出個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誥他是穩的。」說着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嘆了一口氣，也就罷了。落後智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詞上的話，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像子書，不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悶悶，說不出來，却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看看過了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吃春酒。公孫到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才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鄒吉甫來了。」——兩公子自從後內爲蘧公孫是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着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叫請進來。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見他頭上戴着蒼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着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拿着個布口袋，裝了許多饅頭，豆腐乾，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憐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將禮物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蘧六公子，又問蘧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大老爺下葬，會着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們怎的不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了。」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們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吉甫遵命坐下，先吃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了一遍。鄒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個却因我這幾

個月住在東莊，不會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楊先生是個忠厚不過的人，難道會裝身分，故意躲着不見他？又是個極肯相與人的，聽得二位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老爺。」四公子道：「你且往過了燈節，到十五那日，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再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才是。」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吃完了酒，送魏公孫回營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次日，乃試燈之期，魏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內府製造十分精巧。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也給他見見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才家裏去，你先去罷。」鄒二應諾去了。到十五晚上，魏公孫正在家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妻府請來吃酒，同往街上遊玩。湖州府太守衙前築一座紫山燈，其餘各府社火，將會銅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來看燈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鬧了半夜。次早，鄒吉甫向南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個便船到新市鎮，兒及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吃了。到十八日，鄒吉甫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個窮極的人，公子們到，却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雞，數錢去鎮上買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雞肉都放在船艙裏，自己撐着，來到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楊執中出來，手裏捧着一個爐，拿着一方手帕，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喏。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嚇了一跳道：「啊呀！鄒老爺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付俗東西，却不是爲你要在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雞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個人。」楊執中把兩手袖着笑道：「鄒老爺却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家下一無

所有當日只好吃一餐粥。直到除夕晚，我這銀上門小押的這家店裏，想看我這庫心裏的錢，出二十四兩銀子，分問是算完我節下沒有些柴米，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個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釐也不成的。」就是當年在官，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拿了回去。這一晚到月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個，煮了一枝銀燭，把這爐燒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鄧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羅好，這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才在此際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着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煮飯。」鄧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叫人去買幾斤米來，才好坐了說話。」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嫗，拿個傢伙，叫去買米。不多時，老嫗纔回來，往厨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那兩個什麼貴人來？」鄧吉甫道：「老先生，你到酒店裏的事，緊在縣裏，却是怎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那日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個姓督的，具呈狀係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曾認得這位姓督的老爺，你也是知道些影子麼？」鄧吉甫道：「那裏是甚麼姓督的，這人叫做督督，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爺見兩位，因在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發出七百兩上丁庫，叫人督督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楊執中恍然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個姓柳的。』我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着，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若婁也我那車豬的，到是婁府，只疑是縣裏原差。」鄧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當官這得好，一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

楊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你道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吃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才開了門，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在鎖上賸輸了，又吃了幾杯燒酒，吃的爛醉，想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賸，一直往裏跑。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爺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一個揖，就到厨下去了，看見鍋裏煮的雞和肉噴鼻香，又悶着一鍋好飯，房裏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吃。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害饑，病這是別人拿來的東西，還要等着請客？」他那裏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吃。楊執中罵他，他還睜着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拿火叉趕着，一直打了出來。鄒老爺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裏府一位少爺的。」那楊老六雖是蠢，又是酒後，但聽見裏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略醒些，撕了一隻雞腿，燉了一大盞飯，泡上些湯，請着老子，遞與他吃。吃罷，扶上牀，挺覺去了。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避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迎了出去。兩公子同避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座，兩邊放着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上懸的書，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對箋紙的聯，上寫着：「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選應天淮安府沭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一不會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着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言，只爲當初無意中捕得一個虞，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喪去握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賤俗之

欺那時懊惱不如當到法局，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硬死牢圍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三公子道：「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生辭官之節，更是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敬重，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鄉吉甫道：「二位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厨飯已經備當，請到後面坐。」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面有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上寫道：「喚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倚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楊執中捧出肉酒飯，當下吃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吃了，燈了過去，烹茗清談。談到兩次相訪，被蘧老爺誤傳的話……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尊齋，爲牛原十日之飲。」談到更深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於是執手踏鞋，且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同鄉吉甫回去了。兩公子同蘧公孫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有要緊事，請躉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蘧公孫慌忙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着氣，商量要娶一個如君，早套出一個兒子來，只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目眼有些歪斜。小婿在旁，眼淚汪汪，只是嘆氣。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裏切了脈，因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略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

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於是寫立藥方，一連吃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腫。陳和甫又看過了脈，改用一個九劑的方子，加入幾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魏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閒。那日值楊執中公午睡，偷空走到書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暗語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作揖，一同坐下。楊執中接着說道：「我方才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個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一處則不失為真儒，出則可以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齊問：「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舉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相府延賓又聚幾多英雄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道：「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戰斗量，何足為重？我有一個朋友，姓程，名勿用，字澹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才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為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買舟同去？」說着，只見看門人拿着一封帖，去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應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老老爺的家書，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魏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着，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門上那街，這應魏帶着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兩公子問道：「老父台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冷先。」魏應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百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拆開看了，將書遞於四公

子，勸應官道：「原來是這事，我這下才到，就要辦這丈量的事。」應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單，備提呈送丈量的，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便稟傳令備領細查。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掘採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公子道：「父台就去的麼？」應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台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親自到山中奉陪。」說着，換過三盞茶，那應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問道：「倘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却遇着這應官來講丈量的，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的丈大，很覺這兄弟却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就攔，不得到荒山去，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來會會了。若果急於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信使，到中書或藉口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會然命駕。」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做慢。」楊執中道：「若不知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才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相思，終不能遂其願。」趙學孫道：「也罷，叔父會權先生，得閒之日，却未必。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况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樣先生也未必見外。」當下商議定了，信幾色禮的，是家人管得的兒子，寬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荒山。這寬成行李，上了梳妝的箱，結家見他行李，整個人物雅致，請在中廳裏坐。中廳先有兩個戴方巾的筆，他拱一拱手，問：「閣下。」寬成道：「各請行李睡下。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寬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荒山的話，當下陪上，不許甚麼人，彼此都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荒山？」那一個鬍子客人道：「是荒山。」寬成道：「荒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見，有個甚麼權老爺？」寬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權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麼？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

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拆起幾個錢來，把他返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肯種田，又不肯做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會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着混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上，上廟店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點頭點頭，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給匡濟的混話。他這見就像神附着了，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命的，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那少年的道：』『只管騙人，那有這許多人騙？』那楊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你這位客人，却問這個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夠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正思忖着，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着兩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說了。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尋到一個山凹裏幾間草屋，門上貼着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着一身白，頭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問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鋪，晚間拿些牛肉、白酒與他吃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熟孝在身，不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白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宦成道：『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勿用道：『這個自然。』送了宦成出門，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同慶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個料敵不過的亭子上換了

一箇，頂上寫作「楊執」，以示等權。這來往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夜裏要人伴，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說。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權勿用見了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左手揹着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襖子，是湯景嵩，在街上腳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却搭。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首，方不認路。倒一味撞着房子，亂撞恰好有一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擱着一根尖扁擔，對面一頭揹着去，對面的個高孝帽子，橫擱在扁擔尖上。鄉裏人低着頭走，也不知道撞着去了。他吃了一驚，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只見在那人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裏人走的快，又跑不見。他本幸不會走城中的路，這時着了急，七手八脚的亂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箇多路，一頭撞倒一頂帽子上，把那帽子上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兩個衙役，一條鑊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着官指手畫腳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着叫他跪，他閉着眼不肯跪。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聲的看。內中走出一個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緞直裰，幾根黃鬚子，兩三白眼，走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雖然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衙裏應官老頭，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帽，提起轎子去了。權勿用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張鐵臂請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吃過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伴，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却是今日才來到他家去。不想撞着這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認着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着一個雄赳赳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門上大嚷大叫。

圍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壁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楊執中道：『久仰久仰。』三個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才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着楊執中，到書房裏洗臉吃飯，自有家人管待。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到房相會，彼此根相見之晚，指着酒亭與他看了，這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於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斤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着，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來的力猛，是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着膀子了，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才看見香儂也還用些，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沉醉，也還不妨。』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蔥韭蒜之類，怎麼不戒酒？酒是斷不可飲的。』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斟上。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鞭鐮錘刀鎗劍戟，都還略有些講究。只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四公子道：『這才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才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當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一擁出來。兩公子叫且住，吩咐快點起燭來。』

群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着一個燭台，明晃晃點着蠟燭，排列天井兩邊。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人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儿上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着灑，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客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設一個大會，遍請賓客遊藝。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藝。腿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着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奈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間在潛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是楊執中的蠶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老六已是吃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麼？』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權勿用道：『那裏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拿出去賭錢，輸了，還賺有十來個在鈔袋裏，留着少刻買燒酒吃。』權勿用道：『老六這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麼拿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一分甚麼彼此？』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說不出來的苦。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蠶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蠶子。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綢直裰送他。兩公子請過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一班唱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般。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手持絛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却也聚了許多人。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瑟亭、四公子、趙公孫、龐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酒齋、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翁，編修請了不會到席。

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姪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刻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鬧說笑，伴着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啓，小船上奏着細樂，慢慢遊到魯廬湖。酒席齊備，十幾個關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中愈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着神仙，誰人不滾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大老爺，修公道：「令表叔在家，應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搖，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不待說完，門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開坊，降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才到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蘧公孫聽了這話，慌忙先去道喜。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不好了，魯大老爺接着朝命，正在合家喜歡，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痲病大發，登時中了虜，已不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聽了，轎也等不得，忙走去，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在了。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然後大殮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又忙了幾日，裏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拿了一枝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手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臂。兩公子大驚道：「服兒，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他，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捨身爲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爺，外此那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如不

家相救，即生告遠道，不能再相見矣。遂擇了革囊要走。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將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待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為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憐了，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裝在囊內，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與張鐵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裝在囊內，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蹤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雲業。

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蘧駱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話說蘧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於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門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為水，也是不容看見之事。我們就叫諸友做一個「人頭會」，有何不可？」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蘧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吃一盤。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座。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

「此人若遠不來，這人頭却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才硬着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豬頭拿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吃。兩公子悄悄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個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留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檯來看，見那關文上寫着——

「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事，案據蘭若庵僧慈遠，具控伊徒尼僧心遠，被他棍擄，勿用奸拐，竊占在家一案。檢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蹤逃往貴治。爲此移關，煩貴縣檢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擒獲解還徽縣，以便審理究治。望速望速！」

看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衙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真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你在外面候着。」差人應請出去了，在門房裏坐着。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拿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蟻人懷，解衣去綫。』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已料理去。」兩公子沒奈何，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樞勿用紅着臉道：「真是！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改當。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打躬別。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費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兩公子

因這番事後，覺得意興蕭索，吩咐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同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不多幾日，這公孫來辭，這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南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到嘉興，這太守已是病得實了，看來是個不起之病。公孫傳着太守之命，託南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南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請，這夫人不肯。小姐期於大喪，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叫兩隻大船，全副妝奩，搭在船上，來到嘉興。這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讚。南公子候病已過，也回湖州去了。公孫居喪三載，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言詞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中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旁指點，却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嘉興的朋友，知道這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着一張紅紙的報帖，上寫道：

一本坊教請鹿州馬總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課程，凡有同門錄及茲卷賜題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

書坊不誤。

公孫心裏想道：「這原來是個選卷，何不來拜他一番……」急到家換了衣服，寫個「同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可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於是走下樓。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腳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打選卷，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吃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鹿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

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拾元無疑的了。」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開明了住處，明日就去回拜。公孫回家向眷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次早，馬二先生穿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選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馬二先生聽罷欣然。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詞賦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詞賦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語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入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則金玉屑又是着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寫想十幾篇的道理，才爲有益。將來抽選告成，送來海細請教。」說着，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着飯，一碗黃湯，一碗黃湯，一尾魚，一大碗粳的糯的豬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筋來，向公孫道：「你我知道相逢，不做客話。這魚且不必動，到是肉好。」當下吃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肉吃得乾乾淨淨。裏面鷄兒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吃完了。擺開桌子，聚着請談。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當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一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輩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

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只好極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講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倒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話說得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那日在文海樓，彼此會着，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着「科舉」，持連「下面一行刻着「真州馬靜純」上氏評選。」公孫笑着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個是有個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榜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雖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自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字，小弟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魁到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到賣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到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思，也有這算計。」說着，坊裏推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燻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聽得長兄先生也是吃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兩人同吃了。公孫別去。自此，公孫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兒子背書不熟，小姐就要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旁邊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常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略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不想官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膽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拿了回來。兩

口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了頭的身價，求賞與他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着宦成去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了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帶盡了。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拿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吃。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這老爺的是魯老爺的？」丫頭道：「恐不是。說這官比這老爺的官大得多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這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夜裏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恐怕搜出來，就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着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瘟罪。」宦成道：「老爺，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痴孩子，我要傳授了，便宜你的很哩。老婆白送你，還可以發幾百銀子。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說。」宦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爺。」差人道：「賣箱子還了得，就沒戲明了。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消錢，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了法來，總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你拗到。裏去？」差人即時拿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宦成兩口子吃，算是借與宦成的。記一筆帳在那裏。吃着宦成問道：「老爺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划五，吃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宦成這奴才吃了個盡醉，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他長出門去了，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開弓不放箭？」大家弄幾個錢有

益」被老差人一口大腔道：「這個事都講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着他講，不怕他不拿出錢來。還是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着這樣事，還要講破你娘的頭。」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慌慌跑回來。見官成還不曾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個狗懸着快起來和你說話。」官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着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狀子，只曉得吃酒吃飯，要同女人睡覺，放着這樣一注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人寶山空手回？」官成道：「老爺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教你，你却不要。」過了磨不下雨。」說着，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爺。」走過去了。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官成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却是沒有傷，噫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因神似的，走上去，把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才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去覓冤哩。」那人到着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覓冤去了。官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乖。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了寧王，又逃走了，是個欽犯，這箱子便是個欽贖。他家裏交清欽贖，覓着欽贖，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官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老，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跌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與你也無益，弄不着他一個錢，况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官成道：「多謝老爺費心，如今只求老爺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官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官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連公孫催着回官，差人只騰挪着混他，今日就說明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

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這事却要動手了！」因問：「選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却不知道。」回去問了頭丫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裏却不會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道的呈子，帶在身旁，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去問。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馬二先生見是驢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選家選小相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拿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這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捺下。他却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當下領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吃着，商議此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
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選公孫書坊決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選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拿着一服首呈，就像拾到

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欵放出來？極少也要二三百兩銀子，還要我去拿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欵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着打這樣的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你先生請上裁。』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裏，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拿的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還他，他去關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拚下來，這就不成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着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官成說，我這裏將就過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瞎天討實，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越着斗笠親嘴，羞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癩子，出膿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說罷，站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急急的我方才這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激起，和你講價錢，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遠公孫是甚麼慷慨脚色，這宗銀子知道他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個旁人，你也是個旁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生參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甞襪裹脚靴』，但須要我效勞的來。老實一句，』打開板壁。

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才有商議。我又不耍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與你做怎的？」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着急道：「頭翁，我的東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拚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拚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釐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拿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道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着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着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却塞得住這小廝的嘴。這個計較何如？」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的來。這一張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帳，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着。差人假作去會官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虧你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納在監裏，看你到那裏去出首？」他才慌了，依着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收在樓下店裏。先生快爲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再打一個稟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葉來。」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拿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拿着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帳，借貸吃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賺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官成。官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了一個老婆，

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奈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家領去，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着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魏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催着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魏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麼？你的棺材現在我下處樓上。」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便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才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於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拿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才這些話說，與乃容容小姐又道：「像這樣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氣有肝膽，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妻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若聽見了這樣話，豈不羞死？」容小姐也着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吃過，叫人腿去將箱子取來毀了。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才得相聚，爲甚麼便要去了？」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着，早晚請教？」馬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着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公孫不能相強，要留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備了些齋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河頭，開文海樓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裏去住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帶了幾個錢，要到西湖上走走。這西湖乃是天下

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峰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茶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甯高麗，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燒香的，都梳着挑髮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綢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圓，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痕疥癩，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搵着一把傘，手裏拿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在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連接着幾個酒店，掛着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鮮魚，鍋裏蒸着饅頭，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麪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麪，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趁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着兩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洗衣裳，一個脫去青色外衣，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色外衣，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縐紗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頭，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珞叮叮，響的響，馬二先生低着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彎，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路，走也不消，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個走路的人，問道：「前面可還有好煩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峰，怎麼不好煩？」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隔着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裏面的門鎖

齊馬二先生要進去，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筒裏拿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那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走到茶桌子上坐下。旁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那熟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碗一碗在跟前捧過去。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峰，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敕賜淨慈禪寺」。山門旁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才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挺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襪，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管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字「百屏」兩字。吃了一碗茶，飯上擺着許多包子、饅頭、芝麻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棗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肯好夕，吃了一飽。馬二先生也直着腳，跑進清波門，到了下關門，睡了一夜，因為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纔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吃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個揖，逐細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着一個匾，匾上一片石居，三個字，裏面想也是個花園，有些樓閣。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匾額寫着「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中間放着一張桌子，擺着一座香爐，衆人圍着，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一個人投頭起來，旁

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宋徽真！」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個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靠着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後面一進，窗子大開着，空空闊闊，一看，隱隱望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菓貨的，也有賣餛飩的，也有賣麵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着，只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盞茶，看見有賣茶衣的，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吃了，略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廟，甚是煥然，便是城隍廟。他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酒店都有，還有幾個環子的書店，店裏貼報單，上寫「越州馬總上先生精選三科痘藥，持運於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就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開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道行。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卷？」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岡。一步步走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着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峰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着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着，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真乃一截華嚴，而不重，無河海而不流，萬物載焉！」吃了兩碗茶，肚裏正想，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飯，恰好一個鄉裏人捧着許多錢，薄餅來賣，又一盤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吃，吃得飽了，自思趁趁春曉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荒榛蔓草，兩邊擺着馬二先

生照著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詩。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橋，照著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廳，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着「丁仙之祠」。馬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寫着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生見有匾額，思道：「我困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吉凶？」正要上前燒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門口立着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綢緞直裰，左手自挽着腰裏絲繩，右手拄着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這個人有分教：

慷慨仗義，銀錢去而復來；廣結交游，人物久而愈盛。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使知學生姓名？」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過着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同到敝寓談談。」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裏？」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廟門口。馬二先生心裏疑惑：「原來有這近路，我才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測……」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那伍相廟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圍着子單，單內那人就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四個長隨，齊

整整都穿着綢緞衣服，每人腳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舉眼一看樓中間貼着一張素紙，上寫水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

「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恙，揮手清吟過十洲。」

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慈仙題」。馬二先生看過綱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慈仙便是賤號。偶爾遣興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台藩台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敢來請教。」便拿出一個手卷來。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景，圖畫新，辭實費了一回，透過收去。捧上飯來，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蝦圓雜脰，又是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却也這般熱鬧。馬二先生腹中餓，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又德力的吃了一餐，撤下傢伙去。洪慈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今年在嘉興選了一篇文章，送了幾十金，却旁一個朋友的事，費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坊裏，却没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着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錢也不必求了。」洪慈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目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洪慈仙沉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拿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牀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拿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西，再來和我說。」馬二先生接着，別了慈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取罐傾了出來，竟是一錠絲細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傾了六七

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十錢拿回下處來。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趕到洪慈仙下處來謝。慈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一事如何？」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慈仙，傾出多少紋銀。慈仙道：「早哩，我這裏還有些先生再拿去試試。」又取出一個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着吃過飯，別了回來。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裏。一日，慈仙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慈仙道：「先生，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梓。今日有個客來拜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兄，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誤。」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慈仙道：「便是這城東胡書家三公子，名縉，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這位公子却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這一燒銀一之法，眼下可以拿出萬金來，以爲爐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操選，是有蹤跡可尋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一銀母，一凡一切銅錫之物，點着即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着，那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一銀母，一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慈仙施禮，便請問馬二先生貴姓。慈仙道：「這是舍表弟，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程墨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眼一看，見慈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次日，慈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了一箇新選的墨卷。三公子留着飯了半日，回到下處。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屆小集，候教。胡縉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請上太爺，席設在西湖花港，御香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慈仙收下帖子。次日，兩人坐轎來到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

在那裏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吃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着別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四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為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慈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回文翰樓。一連四天，不見慈仙有人來請，便走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問其所以，慈仙病倒了，症候甚重，醫生說脈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藥。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奄奄一息，頭也搖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裏相伴，晚間也不回去。挨過兩日多，那慈仙壽數已盡，氣斷身亡。那四個人慌了手脚，寓處搬一搬，只得四五件綢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這時都說出來。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着急，此時棺材也不够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着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着哭泣，姪子上街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談談。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裏有甚麼三百歲？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玄虛，賺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丟着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腳去了，累我們討債回鄉，那裏說起？」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牀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一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婿道：「那裏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弄黑了的。一下了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會認得我，就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世間那裏來的神仙？」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驅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運高，不得上算。」又想到：「他

虧負了我甚麼？我到底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着他，檢算還廟裏房錢，叫脚子擡到清波門外厝。馬二先生備個牲醴紙錢，送到厝所，着着用磚砌好了。厝的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馬二先生送殮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吃茶。忽見茶室旁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雖到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却又古怪，而前擺着字盤筆硯，手裏却拿着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科舉詩選。馬二先生竟走到桌旁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測字的？」馬二先生道：「我走乏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坐，我去取茶來。」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馬二先生見他乖覺，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見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是蹇蹇，因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件道路，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運糊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家裏父母俱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了，去年跟着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裏記帳。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來，說我父親在家有病，於今不知存亡。是這般苦楚。」說着，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馬二先生着實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決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測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一包背着，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窠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翰樓。馬二先生到文翰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

「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着讀書上進？還想着家去看看尊公麼？」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拿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吃。」當下留他吃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路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裏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早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驢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馬二先生笑着向他說：「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學得進學。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裏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寫。」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才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桌上，拿筆點着，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才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拿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了，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拿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週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求照顧。」只是大膽，不知長兄可肯容納？」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吃着，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

樂業爲注。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一篇文章還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之外，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日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會子」的一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討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俊，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前途相見。」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襖裏，捲着，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拿去細讀。」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只得說淚告辭。馬二先生攆着手，同他到城隍山下，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停着，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張院大人差上鄉老爺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李正待走，船裏一個白鬚老者道：「爲甚麼？」客人道：「添着你買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爺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上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爺作了揖，看見船裏三個人，中間鄉老爺坐着，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着一個外府的客人。鄉老爺還了禮，叫他坐下。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拿強拿，不動嘴，動一口一絲，只叫「老爺」。那鄉老爺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吃。飯後行船無事，鄉老爺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捉這一千人犯去。」那客人道：「

這一摺了來，寶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礙？」鄒老爺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參的！」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嘆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旱，謝了鄒老爺。鄒老爺飯錢一個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敦倫修行，終受當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老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推一推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才放下心，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瘡，指與我看，我與你拿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旁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見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呱嗒醒了，把你爺也嚇醒了。你爺問我，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你爺，你爺說我心想痴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爺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爺，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着我這個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

賸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旁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去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拿原價來噴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口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買不斷的。』我說：『就是買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回心。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吃，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了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願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詞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爺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藥來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親走進來叫他吃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吃，吃罷，又吃了飯，忙走到集上，把賸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吃。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向哥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感着胃道：「老爺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匡超人等肉爛了，和飯拿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吃了許多。賸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吃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才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拿來，在太公腳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

拿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澁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買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箱豆腐，也都買了錢，拿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吃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爺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還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踏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凳放在瓦盆外邊，自己睡上床，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凳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腳捧着，讓太公睡。安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床，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凳端開，瓦盆拿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吃了晚飯。坐一會，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盞燈，灑了油，坐在太公旁邊，拿篇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敲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旁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也放心多吃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同家的早集，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爺。」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盤，送與父母，膳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這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些知識，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忙還不曾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吃杯酒罷。」阿叔坐下，吃了幾杯酒，便提口出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

就是沒錢買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趕緊請醫生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將這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又委婉，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來催，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說，再耽擱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吃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吃了。」便辭了過去。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買得生意又樣，不到日中就賣完了，把錢拿來家伴着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鷄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吃。因太公是個癩症，不十分宜吃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安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腳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才好些，索性等再好幾分，扶起來走走，再搬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做過後，他看着太公吃了飯，出門無事，正和一個家客——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籬翻過來，做了桌子，放着一個象棋盤對着。只見一個白鬍老翁，背着手來，看了半日，在旁邊說道：「嗚老兄這一盤輸了。」匡超人抬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潘保正老爺。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個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誰，方才幾乎不認得了。你且回太公家，因二相公你從前年出門，是幾時回來的？你老爺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爺說，我來家已有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老爺。我家父病在牀上，近來也略覺好些。多謝老爺記念，請老爺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取擾。」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拿他的手。

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有個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攪着看，道：「却也還有個盪盪，不大礙事。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匡超人道：「老爺，我做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那裏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裏着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鐵燈盞點在旁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吶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來，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門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他哥睡的夢夢銃銃，扒了起來，只顧得他一副上築的擔子。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蔴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嘴，女人戴的錫簪子，一擱着這一件，又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搶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腳，抱着，哭哭啼啼，反往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匡超人想，別的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牀被在手內，從牀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攬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着。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們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垂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那火轟轟烈烈，那鄰鄰烘烘，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足足燒了半夜，方才漸漸熄

了。稻場上都是煙煤，兀自有烙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匡超人沒奈何，無處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裏，叫嫂子扶着母親，一步一換，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病人，那裏方便呢？」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就如此這般訴說，被了回祿。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和尚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一定發達的。你出家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借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和尚聽見保正老爺吩咐，不敢違拗，才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庵裏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太公，太公謝了保正，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衆位吃。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直到下午，他哥才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帮他搶東西。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旁大路口替他租了半間房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會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豬磨豆腐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這一嚇，病更添得重了。匡超人雖是憂愁，諷書却還不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簇擁着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蹄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聲。山着他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歎息道：「這樟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諷書，實爲可敬。只是不知這人是秀才，還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旁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篇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本生意人——一一的稟說了。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筒帖子，你明日拿出去，致意這匡迥，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今考

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是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着：「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爺，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悉把如此這般，一筆筆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抬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如何？」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過了幾天，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發出圍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裏去，匡超人拿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拿去奉養父母。到家並發爵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發資助你的盤費。」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拿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着實感激，捧着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才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莊上，大家約着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間壁廳裏請了一天。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接臨溫州。匡超人人去叩辭，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府考過，接着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轎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雖賸有未法，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婚姻締就，孝便衰於二親，科第取來，心只懸乎兩榜。

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屎尿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着進一個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個凶神的人，趕着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向那人亂嚷亂叫。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個良善人家，從不曾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那幾聲，那人嘴就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拿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一個人，手裏拿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便道：「匡二相公喜進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爺說。」匡大東西收拾完，在擔子裏，貼起家書，道：「查報貴府相公匡諱，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太公歡喜，母親奶奶燒起茶，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個鷄子，請門斗吃着。

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鷄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留着潘老爺陪門斗吃飯。飯罷，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饒。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選了同縣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爺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才回家來，穿着衣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弔錢，宰了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吃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廣豆腐，把這賬下來的十幾弔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吃了每日尋的錢，作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使和他分送抗禮，留着吃了酒，叫他拜做老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爺，宗師，門斗說：「學裏老爺要他同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潘老爺道：「見之禮。」潘老爺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他是官，是官的禮，這是不情。這學裏老爺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相家子弟，這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錢，見禮去了。學裏回來，太公又吩咐買個牲口，到墳塋上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快，從此病一日重一日，吃了藥也弄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吃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因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的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太公的，做了一頂方巾，預備殮當。太公奄奄在牀，一日昏厥的很，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病病得抽了眼，見得早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一地上也不會去給你們，兩間屋子都沒有了。第二的使侍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但功

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緊要的。我看你在孝梯上用心，極是難得。却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慕高潔貴。你哥是個溫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才是。」兄弟兩個哭著，聽了。太公臨日，道：「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清鄉的人都來吊孝送奠。南弟兄弟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送七使去墳上哭奠。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封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才走進城，那日得百姓要督造官，馬編織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圍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隔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拿爲首的人。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迎著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頭的人，已經拿了幾個。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頭要保留，是那裏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此事那裏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這些時。沒有官事，就罷若有我替你維持。」匡超人聽得手忙脚忙，說道：「這是那裏，晦氣多承老爺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就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不曾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個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爺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才好。」當下潘老爺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洒淚拜

別母親，捨行李，糜了書子出門。潘老爺送上大路回去。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旱路，到溫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店權宿。走進飯店，裏面點着燈，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個近視眼，不會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個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匡超人問道：「客人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個小店在省城，如今裏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裏？」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戴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次日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一個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吃了飯，又拿出書來看。一會又閒坐着吃茶。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麼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却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諱八股的。不瞞你匡先生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船內開了一個箱子，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作，正要請教。」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伴是那一位學台？」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台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選太守公孫陸夫，還有其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會會面。」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

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却是有些個同調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個方象牙圖書，後面跟着一個人，背了一個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景蘭江道：「才到這裏，行李還不會上岸。」因回頭望着轎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最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二碗茶來。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事纏着。這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滄願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他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台的秋風，丟着秋風不打，口口邀我們到他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做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我打發不清，你來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着，吃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座？是那位置學台手裏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台。」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吃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擺文瀾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攜那裏去，我且到店裏。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着，到我店裏來談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瀾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瀾樓主人認的他，留在樓上住。次日，拿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潘三進了門，來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

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才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市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施哥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匡超人見問不着，只得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着兩個方市的走，匡超人趕趕上，相見在拜，景蘭江指着那一個廝子道：「這位是支劍峰先生。」指着那一個廝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朝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景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才在寶號裏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往那裏去？」景先生道：「無事閒游。」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一杯？」那兩位道：「最好。」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樓，揀一個座頭坐了。酒保來問要甚麼菜，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雞膽兩碟小吃。那小吃一碟是肉片，一碟是豆腐。今上請來，支劍峰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雲兒？」浦墨卿道：「他今日且無一位出奇的客。」支劍峰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的？」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請飲一杯，我把這詩會告訴你。」當下支劍峰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這客姓黃，是戚慶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寶號，那知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却和他相識，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過我，說那日不在家，不會會。」景蘭江道：「這楊執中先生，會不會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正不在家，次日過路去同拜會，彼此談談起來，你道奇也不奇？」匡超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也與楊執中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是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適逢今年五十五歲，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兩個老夫妻齊眉，只缺一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中了，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兒也無。」支劍峰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月日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別然不全。可見「五子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着，又吃了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三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家寤寤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着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客人起了身，就誤了一疊錢。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誤事？」主人道：「須是半個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寬，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匡超人心裏算計，半個月料想還做的來，當面應承了。主人隨即撥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間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坐，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着店裏吃『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聽聽那聽樓上，才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裏要半個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拿着一個斗方捲着，見了，作揖道：「候有非。」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聽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兒看見，因未得與，不勝恨恨，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在前，而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才得送來請教。」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個名字，是趙潔雪、翁手稿、景蘭江、手稿、文錫劍、峰手稿、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拿來貼在樓上壁間，然後坐下。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

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會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託着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景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一同下來走到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那裏去？」景蘭江道：「是我們這裏做過家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裏聚會。我要去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方才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個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個帖子，在櫃台上借筆寫了「拜曉生匡迥拜。」寫完，隨着又走。景蘭江走着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却是個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家宰公去世之後，他關着門，總不敢見一個人——動不動就被人驅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請交了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才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個家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蘭江道：「家宰麼？是過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個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那個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書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個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鬍子，嗚嗚了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道，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過着兩個方巾圍服的人，景蘭江迎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却還要到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過着，一同行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着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兩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個揖，一同走。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家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

額，「中朝柱石」四個字，兩邊精木椅子，四人坐下。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舊色緞直裰，粉底皂靴，三緒髭鬚，約有四十多歲光景。三公子着實謙遜，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舉坐。金東崖首席嚴致中，二席匡超人，三席景蘭江是本鄉人，同致公子坐在末位。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授。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在東京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才到，一向在都門做親家國子監司。梁周老先生家做居停，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日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裏？」嚴致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曾進城，不過三四日回行。弟同前日進城，會見書兄，說道：『三哥今日壽日，所以奉祝，叙叙闊懷。』」三公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裏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瀾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說着，察人捧茶上來，吃了。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着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致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自先生也不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這裏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姓。嚴致生代答道：「此位是楚德衛善先生，乃建德縣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廐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着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隨岑廐却認得金東崖，道：「是那年出貢進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幾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投職也該尋幾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都裏來投充的人也甚多，又因同官主事出去做官，降了官，後來朝裏又全問了去，當到部裏搜剔奏卷，我怕在那裏久惹是端，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說着，捧出酒來，吃了。吃過，那衛先生問坐，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着眼道：「前科

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先生。」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中法則了。等這中式之外，又另有個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個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單看出這本人的富貴親遠，並看出國家的盛衰。洪武有洪武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脈流傳，有個規矩。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餘做僥倖。」一生抱德。」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齋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興選出應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經覽到是好的，於文章的法則，他全然不知。一昧亂闖，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說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峯、浦墨頭進來，幫桌子，同吃了飯，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貢先生坐着一乘轎子，又兩個轎夫跟着，前後打着四枝火把，飛跑了。留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着坐了。席設，各自歸家。匡超人到寓所，寫了考文章才睡，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裏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做了個序文，在上又寫着功夫，去拜了同席吃酒的這幾位朋友。還本已成，書唐與拿去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兒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着就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这么快，我拿給人看，說又快又好。這是極好的了。先生著作，將來各書坊裏都要求書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定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部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吃，吃着，外邊一個小廝，送將一個傳單來。匡超人接看，看是一封松江箋，摺做一個全帖的樣。

式，上寫道：

「選擇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於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峰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蘭江先生。」

共十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會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登了一知「字，他也畫了，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廝拿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拿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精益求精。到十五日早上，打點衣箱，正要出門，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峰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雪齋不會到。內中却不見嚴致生，因問胡三公子道：「嚴先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池酒政昨日要開船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當下一同上船，在西湖裏搖着。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這個倒也罷了。」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着胡三公子，走上去借花園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裏竟關着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慷慨，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贈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來。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

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披下耳挖來觀戮，肺子上肉厚，方才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鷄，一尾魚，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廝先拿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看了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景蘭江在旁勸解，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素麵，去下吃，就是景蘭江拿着。又去買了些筍乾、鹹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為下酒之物。匡超人幫着拿些來，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支劍峰道：「老爺，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為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廚役就費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廝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雲齋才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厨下酒菜已齊，捧上來，衆位吃了。吃過飯，拿上酒來。趙雲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當下拈鬚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生拈的是「八齊」。蒲先生拈的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韻已定，又吃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贖下來的骨頭骨腦和些菓子，裝在裏面，果然又開和尚查贖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自己押家人挑着，也進城去。匡超人與支劍峰、蒲雲齋、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頑耍，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峰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着宮錦袍，夜裏何走？何況才晚，放心走誰敢來？」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劍峰，叫人傳過他來，問道：「支劍峰，你是本分府廳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鬧？」支劍峰醉了，把脚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宮錦夜行。」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李沒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這個帽子？左右的，擱去了一條鏡子鎖起來。」

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外府怒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着送到儒學裏去？」景蘭江見不是事，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拿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又過了半個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吃得大醉，次早睡在牀上，只聽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着這個人，有分教：

婚姻就處，知爲風世之因；名譽降時，不比時流之輩。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坐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下樓，見一個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裰，腳下假緞厚底皂靴，裏着高領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是潘三哥。」潘三哥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明朗，又行過多少好事，着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拿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拿上樓來。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爭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着樓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跋子。這姓景的開頭，市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

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拾着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個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個丫頭，商量若想做個方法，瞞的下這個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個主意？

潘三道：「差人是那個？」

王老六道：「是黃球。」

潘三道：「黃球可會自己解去？」

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個副差去的。」

潘三道：「幾時去的？」

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

潘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

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

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

那人應諾去了。

潘三獨自坐着吃茶，只見又這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爺，我那裏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吃茶。」

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

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個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着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說出個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衆人伏在那裏，遇着就搶罷了。』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去。『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裏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却因講親的時節，不曾寫過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個鄉裏人不在行，來同老爺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老爺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

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黃頭說話哩。」

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鄉老二也在這裏。」

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

因問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鄉老二又在一桌。

黃球道：「方才這件事，三老爺是怎個施爲？」

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

黃球道：「胡家說只要得這丫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

潘三道：「你想得他多少？」

黃球道：「只要三老爺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好意，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

潘三道：「既如

此罷了。我家現住着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帖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個方法何如？」黃球道：「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爺就要去辦。」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會散。潘三看着賭完了，送了衆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個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拿銀子來取，打發郝老二去了，吃了晚飯，點起燈來，念着回帖，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銀硃筆，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辦畢，全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以假亂真麼？」是夜留他睡下，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拿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退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家往來，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鎖了捲門，同走上街，才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個小廝尋了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邊，潘三道：「李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裏？」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潘三哥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穩妥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請同你共事，你是一馬蹄刀，切菜，潘三也不過一德，不肯放用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鄉裏有兩個金童，在都司衙門前，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童，却是一字不道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圖財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

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圖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這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多少？你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說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么個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替考的人，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鋪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要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我方才聽見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潘三道：「不妨，我有哩。我怎肯害你？且等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送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回到班房門口，拿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說，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過五鼓，學道：「轎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卒夜役，吹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闖，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退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著，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處，草草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闖高高進了。潘三同他回來，拿出二百兩銀子，以為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這就不要罷費了，做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

「你現今服也過了，還不會娶個親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在撫寧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爺是個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個女兒，正我替他做個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曾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娶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替你些。」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個人吃飯，又要生男育女，却不止得在客邊了。我和你是一個人，再替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着我的情也怎的？」匡超人有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爺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幾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吃早飯，吃着，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吃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裏外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亮來入贅。鄭老爺家住在巡撫衙門旁一個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裏把門關了。潘三拿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爺迎了出來，翁婿一見，才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當下匡超人拜了丈夫，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款待。潘三吃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個相貌，滿心歡喜。合巹成親，不必細說。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吃了一日。在萬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兩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尋着，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買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又你生了一個女兒，夫妻相得，一日正在門首開站，忽見一個青衣大帽

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裏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匡超人聽見了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來人吃了酒飯，寫了稟啟，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即來趨教……」打發去了，隨一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軍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便使取行李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着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的優行貢入太學肄業，他歡喜得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要回樂清鄉裏去掛匾，寫旗杆。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又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銀兩。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問候，就邀在酒店裏吃酒。吃酒中間，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蘭江着實羨了一回。背後講到潘三路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三昨晚拿了已是在監裏。」匡超人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間才會着他，怎麼就拿了？」景蘭江道：「千萬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又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舍親小生日，我在那裏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我所以聽見。這是潘三請下家，縣尊刻不敢緩，三更天出差去拿，這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登時拿到縣尊，也不會問甚麼，只把詩的款單，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磕了幾個頭，就跪在監裏去了。才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將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入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款單。」匡超人道：「這個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當下兩人會了帳，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着，見兩人來，請在書房裏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做友要借縣裏昨日拿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刑房拿出款單來，這單就貼在訪牌上。那

訪牌——

「訪得潘自業——卽潘三——本市井好棍，借藩司衙門，壓估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爲此，牌仰該縣卽將本犯拿獲，嚴審呈報，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

那書單上開着十幾款：「包攬詞訟，籠絡干雨；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類；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刑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翰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匡超人不肯說，看了這款，又是聽的一聲，竟從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師生有情意，再結絲蘿朋友各分歡；
畢竟此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羞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水澆下家；」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曾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真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與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這裏，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裏去，我那裏住得慣？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裏，日逐有幾個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老孀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哪有閒錢，養活女兒？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裏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帶命夫人，住

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拿幾兩添着進京，贖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鷄鴨肉，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拿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嫌老爺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着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才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傢伙什物，都搬在船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送日支銷。擇個日子動身，娘子哭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結識大喜，問着他又補了廩，以優貢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防的差，恐惹他看輕了。只得答道：「還不會。」給諫道：「恁大年紀，尙不會娶，也是男子沒福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次晚，遣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才貌出眾，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爲甥婿。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着小的來向匡爺叩喜。」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却說過不會，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這有何妨？」即他應允了。給諫大喜，遣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綵，倒賠數百金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妻，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一玉宮仙子。一月下婚，那晚空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燕爾新婚，享了幾個月。

月的天福。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清。匡超人沒奈何，含着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姐，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鄉老爺家來進了鄉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鄉老爺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舍兄匡大，更過丈人母天福的哭。匡超人嚇痴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爺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進行李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匡超人洗了臉，走進去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着一場。說：「纔是你這天吳人禍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時才聽得鄉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有真病，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妻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個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地，因此心裏着急，吐起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三日，鄉裏又沒個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才到，所以鄉老爺、鄉太太，聽見了哭。」匡超人聽見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個錢也沒有，我店裏是應不出來，——就算用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還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拿回去，在你弟婦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厝間些，也還過得幾年。方才老爺說的，他是個讀書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個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過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靈魂也歡喜。就是那年我畫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鄉家備了個酒，吃過，同在鄉家住下。

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音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鄰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還冠冕些。」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麼？」匡超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習一般的麼？」匡超人道：「不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硃墨筆，做擺的停當。我早上進去，陞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陰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蒲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牀沿上，談了一會出來。」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思要會一會叙叙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如何？」匡超人道：「潘三哥是個豪傑，他不會遇事時，會着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魚，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是都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着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而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個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兩

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幫他，吃完酒，各自散訖。將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頭艙包到揚州，在斷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着兩個人——一個老年的，滿袖直裰，絲絳朱履，一個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邵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馮先生，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讀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和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匡超人說了姓名，馬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案裏有本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西北直省的客人都爭着買，只恐買不到手。還有個抽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副板不賸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馬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繩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繩上，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好。選本總以行為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彼此談着，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馬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旱，進京去了。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停在浮橋口一個小菴內作寓。這菴叫做甘露菴，門面三間，中間供着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供着堆些柴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個大院，帶大殿三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

自己住着，一個他是牛布衣住的客房。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睡時常，煮了茶送在他房裏，陪着他。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吃了幾帖藥，總不見效。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牀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抽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家的一個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我這牀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即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拿去變賣了，請幾家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棺槨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着，材頭上寫一大副布衣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着個故鄉親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老和尚聽了這話，那裏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因得吉。你若果有些由，高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牛布衣又掙起來，朝着牀裏面席子下，拿出兩本符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符，雖沒有甚麼好，却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着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拿到牀前，扶起來與他吃，已是不能吃了，勉強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牀裏睡下。拔到晚上，咳嗽了一陣，喘息一回，嗚呼哀哉，氣斷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拿衣服替他換上，夾了幾個庵鄰，七手八腳，在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裟，拿了手盤子，到他牀前，念「往生咒」。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大天井中，堆着將這屋安放了空櫃，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台、靈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着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

井裏坐着煮起幾壺茶來吃着。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麵筋、豆腐乾、青菜之類，到菴裏及一個鄰裏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斟了酒，拜了幾拜，便拿到後邊，與衆人打散。老和尚道：「牛先生是個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裏，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個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却是起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看儀，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能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煙火鄰居，遇着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却還要破殺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且說這話？」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訖。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慶寺八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誦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櫃前，添些香酒，幾盞眼淚，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右手拿着一本經，左手拿着一本書，進門來坐在草墊腳下，映着琉璃燈，使他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那小廝作了一個揖，叫聲「老師父。」又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無意整家園，創業者成禪守。

畢竟這小廝姓甚名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話說牛浦現在甘露庵裏讀書，老和尚問他姓名，他上前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師父，我姓牛，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因當初在浦口外讀書，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得有個家祖，年紀七十多歲，

開個小香蠟店，胡亂度日，每日叫我拿這經攆去討些賒帳。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因在店裏偷了錢買這本書來念。却是吵鬧老師父了。」老和尚道：「我方才不是說的人家拿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僧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且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個燈掛兒，你不就着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浦郎謝了老和尚，跟了進來，果然一張方桌上，上面一個油燈，甚是幽靜。浦郎在這邊廂讀書，老和尚在那邊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一日，老和尚聽見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僧越，我這你是想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書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這個卻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勾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父有甚麼詩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你再想幾時看。」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父有甚麼詩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思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詩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撥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着一座香爐，一個燈盞，一串念珠，桌旁放着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個甚麼詩。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父哄我……」又尋到牀上，尋着一個枕箱，一把銅鎖鎖着。浦郎把鎖換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一個是了。」慌忙拿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拿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書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個是時人的詩，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又見那題目上都寫着「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鴛鴦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

「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會有個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當晚回家，算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個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個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個「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筆慌忙走出櫃台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即請上獻酬，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象，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耽擱，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回來相聚罷。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鐵筆應諾了。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識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庭裏念詩。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閒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爺，走了過來，坐着說閒話。牛老兒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燙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乾和些筍乾，大頭菜，擺在櫃台上，兩人吃着。卜老爺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興。你令孫長成人了，着實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個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個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賬，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着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孽障知識開了，在外沒骨鑽狗洞淘漆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却是叫何人送終？」說着，不覺悽愴起來。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假如你

他沒有房屋，何不替他娶上一個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前後免不得要做的。」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還糊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卜老沈吟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個錢也不消費得。」牛老道：「却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個小女婿，在巡漕買家，不幸我小女婿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個外甥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嫌，就把與你做個孫媳婦。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妝奩，只要做幾件布素衣服。況且一膳之隔，打開一個門，就搬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卜老道：「這個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個帖子。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個揖。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到晚上，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爺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爺，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牛老把園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綠布棉襖，紅布褶子，青布上蓋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台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半間安着櫃台，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牀來，就同牛浦把着做的帳子，被褥，鋪疊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簷下有天窗的所在，好趁着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個蘆席的厦子做廚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只見那邊卜老爺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台，茶壺，和一套盆桶，兩個枕頭，叫他大兒子卜誠做一担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着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個罐內，倒出兩塊糖餅，和些蜜餞，天那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却是有些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

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說罷，坐下吃茶。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着一個人，手裏提着幾大塊肉兩個鷄，一大尾魚，和一些圓筍芹菜之類。他自己手裏捧着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下誠作揖下跪，起來敲錢打發那拿東西的人，自捧着作料送到廚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個兒子卜信，端了一個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的針線鞋面，又一個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着吃茶，牛浦也拜見過了。卜家兄弟兩個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足忙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拿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朵蓮草花，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接了過來，在房裏拜了花燭。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裏，與着人和攪着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廳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筯安排停當，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家，老哥親家相愛，我備兄弟的知感，不盡却是窮人家，不能備個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誦了罷。」說着，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成個酒價。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着談談，到五更天，讓南口兒出來磕個頭也罷。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個禮體，他父親又不肯跟前一些賠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的。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想要和你老人家談談，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吃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南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種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即交付與你。一切買賣，除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眼。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個老夥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

僧老，多子多孫，磕了頭起來，請了老爺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夫主的言語。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儉些，休惹老人家着急。兩個禮罷，說着扶了起來。牛老又留親家吃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家嫡親三口兒度日。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應裏去。那日出去討餘餼，路往庵裏走走，才到浮橋口，看見庵門外拴着五六匹馬，馬上都行行李，馬牌子跟着。走近前去，看見韋狀殿西邊露上，坐着三四個人，頭戴大氅帽，身穿紬絹衣服，左手拿着馬鞭子，右手捻着鬚子，脚下尖頭粉底皂靴，隨着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去。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牛浦見他叫，大着膽走了進去，見和尚已經將行李收拾停當，待起身，因吃了一驚道：「老師父，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裏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個人，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裏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曾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不願去，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却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個便到京裏，着他這個朋友，把他的裏套了回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拿了去看。還有一牀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着，等我回來。」牛浦正要問話，那幾個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兒。」說着，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幾個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辭：「前途保重。」那一羣馬，噉噉的，如飛一般也似去了。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才回來，自己畫點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證，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個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又過了一個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庵裏開着，把帳盤一盤，見欠帳上人欠的也有限了。

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着他，總歸不出一個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老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着「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爺，你同我出去料理棺柩。」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回到卜老相熟的店裏，除了一具棺材，又拿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着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個脚子，抬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着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先生回來，留着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着。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的本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脚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開板的開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清了帳，還賸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着些，到開年清明，替老爺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開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盤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着的親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爺。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爺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與親家拜年。」說着，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卜老直到初三，才出來賀節。在人家吃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開牌子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待要家去，忽然遇着姪女婿，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婿打扮着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吃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吃了兩個，已經不吃了。姪女兒苦勸着，又吃了兩個。回

來一路迎着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着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溫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着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爺睡在牀上，見窗眼裏鑽進兩個人來，走到牀前，手拿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會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爺接紙在手，看見一眼花邊批文上，寫着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個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遊游仕途，幸遇宗誼可靠。
不知卜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話說卜老爺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卽把兩個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幾句遺言；又把方才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兩個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着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個，我是末一個，他已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話着，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個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着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個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說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那日牛浦走到廳裏，廳門鎖着，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

「小弟董璜，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奉訪尊寓不備，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刻，以便趨啟。至禱至禱！」

看畢，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曾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到：「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個，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在庵裏取紙筆寫了一個帖子說道：

「牛布衣近日館於宮親下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

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端，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幫襯一幫襯。」卜家弟兄兩個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了。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團米的槽子，搬在窗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着，叫源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諱了一個捧盤，兩個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個圓眼，一杯裏放兩個，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個青衣人才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裏。」接了帖，飛跑進來，說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等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色緞圓領，脚下粉底皂靴，三綵綴白淨面皮，約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卜信聽見這話，頓脖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着嘴進去。牛浦又問

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啜，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會盡得，如何便要去了？」董孝廉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倒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滿臉通紅，迎着他一頓數說道：「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着董老爺，我這是那裏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盞茶，你只送了一盞，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卜信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倒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够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才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卜信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着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拿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個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看是打那個的板子？」牛浦道：「那個怕你？就和你去！」當下兩人把牛浦扯着，扯到縣門口，知縣才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着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信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個恩人，一石米養個仇人」，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看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却行

不得。但至親間見官，也不雅相。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倒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爺去世了，家裏人口多，我弟兄兩個，招攬不來。難得當着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着，牛姑爺也該自己備出一個主意來。只管不應不應住着，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己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當下吃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鐵筆，郭鐵筆別過去了。卜誠卜信回家。牛浦賭氣來家，拿了一牀被，搬在廳裏來住。沒的吃用，把老和尚的錢，叮嚀都當了，開着無：去學郭鐵筆，鐵筆不在店裏，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結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東縣補的知縣董瑛字楚芳，浙江仁和人，說道：「是我何不尋他去？」忙走到廳裏，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琴，拿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船，來到一個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着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的上前起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才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拿了一隻筷子，兩個小菜碟，又是一碟臘豬頭肉，一碟子蘆蒿，豆腐乾，一盤湯，一大盤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釐，一盤菜一分，索的一半。」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吃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着一乘轎，三担行李，四個長隨。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沈香色夾袖直裰，粉底皂靴，手拿白紙扇，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溜眼，兩個鴨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了船。船家卻幫着搬行李，正搬得熱鬧，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幫着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則聲，把他安在艙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把行李搬上了

船長隨在船裏拿出一兩淮公務的燈籠來，掛在船口；叫船家把爐銚拿出來，在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盞茶，送進艙去。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船後來辦盤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一隻紅蠟燭來。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着四盤菜——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了一遍，拿進飯去吃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煙篷蘆席上，瀉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着。到五更天，只聽得船裏叫道：「船家，爲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樣大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停在這裏，那一個敢開？」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着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個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個，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着港裏洗。洗了一會，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一些鮮筍、芹菜，一齊拿上船來。船家盪米煮飯，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備几大盤，又燙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吃早飯。吃過，臘下的四個長隨，拿到船後板上，齊坐些吃了一會，吃畢，打抹船板乾淨，才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乾和一盤飯，與牛浦吃。牛浦也吃了。那兩雖略止了的，風却不曾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船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着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牛浦巴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不必行這個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小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入驛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

少那個不要我到他衙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京家萬壽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裏，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個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我自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自有用的着。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全進船來，船錢也在我這裏算。』船家道：『老爺又認了一個本家，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這口晚飯，就在船裏陪着牛玉圃吃。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仗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搽着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做費事，這裏有個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吃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吃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吃飯就完，不要人跟隨了。』說着，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着一個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爺。』牛玉圃道：『原來是哥哥。』兩個平穩了頭。那人問：『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浦道：『你快過來拜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拜見。』牛浦行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橫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盤醬麵筋，一盤膾腐皮，三人吃着。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個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的說的了。』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個穿一件蘭袖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後面一個穿一件元色直裰，兩個袖子的烏鬚，王義安道：『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這不是我們這裏門家卷卷子家掌櫃的烏鬚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烏鬚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成，牛玉圃走上去，扯着，後面一個秀才才出了一口，說道：『你一個去，就中人，同這烏鬚坐着一桌子吃飯，你不知道，既如此，還要責他，勸他，這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牛玉圃見這事，

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帳，急急走回去了。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裏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才罷了，放他下去。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擺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着，安放行李。當晚睡下。次日早晨，拿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紬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你穿了這個衣帽去。」當下叫了兩乘轎子，兩人坐了，兩個長隨跟着，一個抱着氈包，一直來到河下，見一個高門樓，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間夾着一個奶媽坐着說閒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着一個金字大匾，是「慎思堂」三字，旁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荷致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着一軸倪雲林的畫，畫案上擺着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榻子中間懸着斑竹簾，有兩個小兒在那裏伺候，見兩個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着一個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橋句」四個字。兩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穿澄鄉縐紗直裰，腳下朱履，出來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過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來，吃了。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冊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限了韻，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才打發清了，國公府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

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着，才勉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拿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會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麼？」牛浦答應不出來。牛玉圃道：「他今年才二十歲，年幼還不會有號。」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這七個小妾有病，請醫家來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說罷去了。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兩隻銀饌來，抬桌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看一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那裏邊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下領着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循着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略窄，一路栽着十幾顆柳樹。牛玉圃走着，回過頭來向他說道：「方才主人問着，你話你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睜睜望着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脚蹣了個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帶有柳樹攔着，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着臉道：「你原來是上不得台筭的人！」忙叫小廝篋包裏拿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蹤；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驕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着坐在那裏。坐了一會，感了一雙鞋，鞋換了，道士來問可會吃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吃了，足足

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吃酒，直到更把天才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着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吃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裏坐着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個茶館內坐下。茶館裏送上一盞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吃着，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向他老人家在，這裏不見你相公來。」牛浦道：「也是路上遇着，叙起來聯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裏時候，才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會坐轎，却騎的是個騾。我要下騾，差人不肯兩個人牽了我的騾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挽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騎上了騾，口裏說道：「你別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雲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又不是胡儂，隸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却都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旌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家，比如託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

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旌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同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要上門做朝，家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抬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跪着，作了幾個揖，當時亮了一萬兩銀子出來，才餽的去了，不曾破相。正說着，水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把這道士約了去吃齋，道士告別去了。牛浦自己吃了幾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着幾封大銀子，樓門還鎖着。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才我叫看看下處，你爲甚麼街上胡撞？」牛浦道：「適才我站在門口，遇見做縣的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故此去了一會。」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開我的名的。」牛浦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着這個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拿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裏要用一個『雪蟻』。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拿三百兩銀子，託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鷄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吃着。牛浦道：「方才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做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託。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他就請事放心，一切都託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個人？」牛浦道：「是徽州的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

「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我怎麼不認的，我知道了。」吃完了酒，各自睡下。次日，牛浦帶了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次日，萬家又來請牛玉圃坐轎子去。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一個姓顧，一個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不敢僭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吃過了茶，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抬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盤上的「冬蟲夏草」，萬雪齋請諸位吃着，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一個『雪蝦蟆』，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會尋着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沒有，昨日才託玉齋令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齋，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聽了，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的要與雪齋叙一叙。」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吃酒，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拿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拆開來看：

「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玉囑。」

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玉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策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敞廳，廳中間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左邊窗子口一張長桌，一個秀才低着頭在

那裏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着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就吃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吃飯的，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個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尊駕就是魏玉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爲人不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希罕這，這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擲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進去。牛玉圃只得帶着長隨在丑壩尋一個做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着：「萬雪齋這豬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道是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才是體臉。」說罷，走過去了。牛玉圃聽在耳朵裏，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但是程明卿家管家，最怕人揭他這個事，你必定說出來，他才惱的。」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牛玉圃才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是，長隨又辭去了兩個，只留下兩個粗夯漢子跟着，一直來到蘇州，找到虎邱，尋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裏，見牛玉圃到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有？」牛浦道：「還不會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個人名字，快把銀子拿來，同着買去，我的船就在門外。」當下押着他，拿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湖地方，是個沒人煙的所在。是日，吃了早飯，牛玉圃回睡兩眼，大怒道：「你可吃的甚麼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個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留，拿繩子捆起來。

臭打了一頓，抬着往岸上一擡，他那一隻船就扯篷來去了。牛浦被他擡的發昏，又擡倒在一個蓑窩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蓑窩子裏面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過了半日，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個客人走上來，蓑窩子裏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擡了衣裳，糊倒在？」牛浦道：「老爺，我是無賴的一個秀才。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爺救我一救。」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我就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你穿，看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着，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回到船裏。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吃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道：「位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裏做個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裏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着，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裏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吃這客人的飯，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擡了衣服，在日頭下晒了半日，又受了蓑窩子裏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兩手抓着船板，由他痢，痢到三四天，就像一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疹，大壓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船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個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送上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他病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菘葷香，向船家道：「我想口菘葷湯吃。」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我自家要吃，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擡了岸，買些菘葷菜，煮了一盤湯，與他吃過，肚裏響了一陣，痢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爬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養了兩

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着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裏面住。牛浦道：「晚生有個親戚在貴州，還是住在他那裏便些。」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牛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看詩卷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個錢來。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個做詩的朋友，住在貴州，叫做牛布衣。老黃壽青日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聽了，董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才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個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路過在這裏看，我留他吃了個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回家，再來看你。」牛浦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舅舅……不知是那一個……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齊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看坐下，叙了寒溫。董知縣只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廬裏，不會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會說到安東縣會着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下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恩恩東裝赴任去了，不曾再會馮主事。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拿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住，寄個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走到一個僻巷內，一扇籬笆門關着。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拿了一個竹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送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座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

甚話說？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寄個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坐着，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着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裏一個土台子，台子上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裏又拿了一個包子，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他家大姑娘說：『有勞你，這個送給你買茶吃。』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牛奶奶接着這個銀子，心裏悽愴起來，說：「他這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個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着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主意已定，把這雨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自己帶了姪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庵，兩扇門掩着，推開進去，靠壁菩薩面前，香爐燭台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桶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着縫衣裳，問着他，只打手勢，原來又瞎又聾。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他拿手指着前頭一間屋裏。牛奶奶帶着姪子，復身走出來，見草廡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裏停着一具大棺材，面前放着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只留下一根棍。棺材頭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沒有瓦，雨淋下去，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一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跳，那寒毛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着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會死，又到別處去了。」牛奶奶又走到廳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郭鐵筆道：「他怎麼今到安東常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着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

不知牛奶奶會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房，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良，是個有名的無賴，而今却也老了。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着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這長房舅，今天又來了。」牛浦道：「他那裏是我甚麼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良吃。石老良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會見老爺，而今在那裏發財？」石老良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這裏過，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幫我一個人忙。」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爺是個舊鄰居，却從來不曾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客邊，借這親家住着，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石老良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有良心了，想着我當初一彈金如土一的時候，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留你個臉面，不好就說你倒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就一彈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的主你一個拿年人，不想做幾好事，只要在「光水頭上借銀與人。」石老良道：「牛浦郎，你不要說嘴，想着你小時做的些好事，請的別人可請的過我？況且你停幾年，在那裏磨了卜家女兒，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牛浦道：「你這話，我不乖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我就請你到安東縣去講。」牛浦跳起來道：「那個怕你？就同我到安東縣去。」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請着縣裏兩個頭役，認得牛浦，當忙上前勸解，問是甚麼事。石老良道：「他小兒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裏又騙了黃

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賬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而今越發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他冒名是我舅舅，騙我錢吃。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種無情無理的事。」幾個頭役道：「也罷，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想是真正沒有錢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拿出來給他，我們眾人替你墊幾百文送他去罷。」石老以還要爭，衆頭役道：「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和與最好，你一個當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吃了苦去。」石老以聽見這話，方才不敢多言了，接着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才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著來，道：「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當下拉到一個僻靜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剛才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担行李，一個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的很，娘子託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個老奴才，把下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沒奈何，只得硬着膽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住腳聽一聽，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個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牛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斷了老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甚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且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肅，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着，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冤。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着拘齊了人，挂牌第三日午堂聽審。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潑父命事，告狀

的是個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着他。和尚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舐着，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捨在庵裏供養着。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告狀。就帶施牛的這個人做干證。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日前，見這和尚牽了這個牛來賣與小的。小的買到，手就殺了。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這牛是他父親殺的，要多賣幾兩銀子。前日銀子賣少了，要來找償。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來。小的聽見人說：『這牛並不是他父親殺的。』這和尚就牽了牛，把頭掛在頭上，走到放牛所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着，就要『出眼水來。』他就說是他父親，到那人家哭着求施捨。施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拿這事告小的，求老爺做主。」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不會要錢？」施牛的道：「小的自送與他，不會要一個錢。」向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個道理？既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老奴可惡極了！」即丟下錢來，重賞二十，趕了出去。第二件，爲毒殺兄弟命事，告狀人叫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他怎樣毒殺你哥哥？」胡賴道：「小的哥哥害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小的哥子次日就發了跑，跳在水裏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縣道：「平日有醫無醫？」胡賴道：「沒有醫。」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你替胡賴的哥子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安回道：「他本來是個寒症，小的用的是荆防發散藥，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親戚，——是個團臉矮子——在傍多嘴，說是細辛用過三分，就要吃死了人。本草上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子過了三四日，才跳在水裏死了。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的藥性都查遍了，也沒有見那味藥是吃了該跳河的。這是那裏說起？醫生行着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爺做主。」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

了齊家有朝服之心。況且你家人病人，應該看守好了，爲甚麼放他出去蹣跚？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了出去。」第三件是牛奶媽告的狀，爲謀殺夫命事。向知縣叫上牛奶媽去問，牛奶媽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蘭湖，從蘭湖尋到安東，一他現掛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麼見得？」向知縣問牛奶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個人？」牛奶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縣向牛奶浦道：「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的蹤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牛奶媽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向知縣道：「也罷，我這裏差兩個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縣來。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他退了堂。兩個衙役把牛奶媽解往縣裏去了。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問，要把向知縣請問去處。按察司具揭到院。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兒孫，裏面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敘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己細看，一爲特參晉府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一內開安東縣知縣的許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燭影裏，只見一個人雙膝跪下。崔按察舉目一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個戲子，叫做鮑文卿。按察司道：「你有甚麼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才小童看見大老爺要參處，這道位是安東縣的老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會認得。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爺是個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個知縣，好不可憐。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麼？」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個小童，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個意思，難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個革職，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個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

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回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卷了。」過了幾日，果然差一個衙役，拿着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行膝跪下，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手來扶，要同他叙禮。他道：「小的何等，人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個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老爺送了你們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抬舉小的，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着垂手，回了幾句話，到廳下去了。向知縣託家裏親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才歡喜了，坐在管家房裏，有說有笑。次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裏，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還上來謝賞。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盞也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不好強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稟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個黠子，也就罷了。又過了幾時，按察司陞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台，披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那一個僻巷裏，面總有一個地方，懸着燈籠賣茶，插着時鮮花草，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

裏坐滿了吃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是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淅淅淅淅，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捲開窗，河房裏焚的龍涎，沈香，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妝炫服，相接四方遊客，真乃一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担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個牛，一萬個豬，糧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裏，淮清橋是三個總窩，一個老郎。水西門是一個總窩，一個老郎。總窩內都掛着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窩掛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廳，燒過香，坐在總窩那裏，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個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個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廳裏，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鮑文卿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裏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的，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積。他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窩旁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才走進茶館，只見一個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裏吃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吃茶。」鮑文卿道：「我方才遠遠看見你，只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吃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吃茶。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裏走了一回，見過幾個做官的，回家就拿翰林科道來嚇我。」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的。像這衣

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慶或是喜事，我們只拿一副蠟燭去，他就要留我們坐着一桌吃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這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會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這世裏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茶館裏拿上點心來吃，吃着，只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浩然巾，身穿簪色袖直裰，腳下粉底皂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錢老爺，到這裏來吃茶。」黃老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二位，到跟前來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裏老不交，你幾時來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爺，日子好過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門外府前老爺面前，看着老爺扮了一齣『茶博士』才走的。老爺而今還在班裏？」錢老爺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點心來吃，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科，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日薛鄉紳？」黃老爺道：「他是做過建汀州知府，和我同鄉，今年八十二歲，朝延請他做『鄉飲大官』了。」鮑文卿道：「錢老爺拄着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官』就該是老爺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爺這個模樣，豈不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爺這個排場罷了。」那老爺生不曉得這話是笑他，反覺得得意。當時吃完了茶，各自散了。鮑文卿雖則因這事看不上眼，自己却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着一個人，有分教：

邂逅相逢，交更滿氣；婚姻有分，子弟亦成恩。

畢竟不知鮑文卿道的是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竟與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個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羅帽，身穿一件破黑袖直裰，腳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裏拿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條白紙，紙上寫着四個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爺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爺在茶館裏坐坐。」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泡了一壺茶來吃着。鮑文卿道：「老爺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爺，你這修補樂器，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爺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爺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爺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爺府上去修？」倪老爺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爺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撥你一頓早飯，晚裏還回來。」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爺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爺去？」倪老爺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担茯苓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爺吃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爺。」倪老爺應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乾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裏。到那日清晨，倪老爺來了，吃過茶點心，拿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向，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着倪老爺吃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爺道：「却是怠慢老爺的緊，家裏沒個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爺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着，明日再補罷。」倪老爺道：「爲甚麼又要取擾？」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個酒樓上，揀了一個僻靜處坐下。堂倌過來問：「可還有客？」倪老爺道：「沒有客了。你這裏有些

甚麼菜？走堂的舉着指頭數道：「肘子，鴨子，黃燜魚，醉白魚，雜脰，單鷄，白切肚子，生燻肉，京燻肉，燻肉片，煎肉，圓，圓青魚，蒸饅頭，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爺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吃個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倌先拿賣鴨子來吃酒，再燻肉片帶飯來，堂倌應下去了。須臾，捧着一寶鴨子，兩盞酒上來。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爺一杯，坐下吃酒，因問倪老爺道：「我看老爺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爺嘆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二十七年的秀才，就坡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糊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道：「原來老爺是學校中人，我大膽的很了，請問老爺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爺道：「老婆還在，從前倒有六個小兒，而今竟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爺說到此處，不覺淒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爺，說道：「老爺，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爺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爺？老爺只管說。」倪老爺道：「不瞞你說，我是六個兒子，死了一個，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裏，那四個——說着，又忍着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個怎的？」倪老爺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個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吃用，把他們賣在他家外頭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說道：「這是個可憐了。」倪老爺垂淚道：「豈但那四個賣了，這一個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爺，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爺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個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爺跟前說。」倪老爺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了，恐怕惹老爺怪。」倪老爺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膽說了罷。」倪老爺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爺，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

是買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並不會有個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爺，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過節，可以到老爺家裏來，後來老爺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爺，這可以使得的麼？」倪老爺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既那裏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說罷，彼此又吃了一回會了帳，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爺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春說了一遍，乃春也歡喜。次日，倪老爺清早來補樂器，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婆說，老婆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個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爺，倪老爺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鄰開絨線店張一重，右鄰開香舖店王秋，兩個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

「立過繼文書，倪老爺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商議，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峰，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

都畫了押。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爺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着管家管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爺去世了，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爺入土。自此以後，鮑廷璽着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吃茶吃酒，都帶着他。在外攪生意，都同着他。讓他賺幾個錢，添衣幫襯，又心裏算計，要替他娶個媳婦。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個人騎了一

四驢子到門口下了驢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老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那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盃水洗臉，拿茶來吃。吃著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了，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那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個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那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那管家叫跟驢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驢子打發回去。那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文卿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筵，留那管家吃了半夜。次日那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僱了船，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着鮑廷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個小孩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澤空子裏洗了一個澡，吃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攜家了。內橋有個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當下鮑廷璽跟着兩個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傘上紅黑布，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個站在房檐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布遮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仰臉看着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吃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降了轎子才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降了來的？」那人道：「是太老爺公館在貢院門口，跟家河房裏請鮑師父到那

裏去相會。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鮑文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老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大爺稟報，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會，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曾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裏。」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裏面道：「快請。」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着，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個凳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到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却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會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才陸到這裏。你自從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來沒有甚事，依得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當下一個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旁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會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裏記帳。」向知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裏吃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管宅門的王老爺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爺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爺極其歡喜，鮑廷璽拿出一個大紅

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裏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閒話，吃過了飯。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裏，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託與人領着，你在半個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當下又留他吃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皂之類——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船內坐着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那兩人就是安府裏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買酒買肉，請他吃着，晚上候別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個『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裏辭上來，只求太爺批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兩。你鮑大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無個情罷。」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爺說，我這個人，家太老爺抬舉，叫到衙門裏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個書辦道：「鮑大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甚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縣縣官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拿這窮錢？況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子來尋人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壞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連二位老爺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裏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個後罷了。次日早晨，到了安府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知府叫將他

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吃飯；又拿出許多綢和布來，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們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個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個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婆着實疼愛他，在房裏梳妝，都是老婆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一投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都裏齊辦名字，五年考過，便選一個真吏。你若不棄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個你可肯麼？」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爺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你只明日拿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牀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為你的情哩。」次日，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爺，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個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抬了轎子，一直走上空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捫頭，波瀾又與多少。

不知道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捕印官來，忙將刑名卷宗和公簿都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要查細些，不可移了。」事畢，就將了官門，息息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語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差。向太守進茶，親成和鮑文卿一併都迎看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軍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捕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軍國去了。衙門裏打首飾，縫衣服，做牀帳被褥，糊房，打點干家女兒，掃塔，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吹手，兩個僮和進來，鮑廷璽插着花，披着紅身，身纏緞衣服，腳下粉膩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袖服，出來陪妹婿，吃過三盞茶，高進洞房裏，和着娘交拜合卷，不必細說。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衛聖擺了三天喜酒，無一個人不吃。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了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才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在雲端裏過日子。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小衙門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幾天。」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視。——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拈眉弄眼，無所不為。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揪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好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縣的案首叫做季存。他父親是個武南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裏，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

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裏，虧我這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曾有甚弊弊。」此時季守備才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個老梨園脚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酒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吃了一餐酒。考官的兒子季菴，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便道：「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葦蕭。」當下吃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來。向知府着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將來不可限量。又過了幾個月，那王家女兒懷着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向太守倒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小年紀，我將來少不得再替你娶個媳婦。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裏發發不好過了。」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痰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守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恰好向太守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自有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厮捧着，拿到書房裏來，說道：「文卿，你在我這裏一年多，並不曾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我替你娶個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裏着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

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才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灑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鮑文卿父子兩個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感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個戲班子穿着。廝下的家，盤纏。又過了幾個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牀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要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闔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裏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個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正在躊躇，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爺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廳接。向道台下轎，看見門上貼着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道：「我際見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古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個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辭了。向道台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台取筆在手，寫道：

「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概，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

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先送你，一盞罷吃了一杯茶，上船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宅。晚上，向道台又打

發一個管家，拿着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會吃，息息回船去了。這裏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爺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喪事已畢，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太，老太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道：「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生意行得細，而今換了一個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府哈，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裏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個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當下吃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才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牀一張，涼牀一張，四箱四櫃，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副，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個丫頭——一個叫做荷花，一個叫做探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父，費你的心，我還要託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要訪的——」也能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託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吃茶。次日，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有名的沈大腳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裏吃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着哩。你買幾個燒餅來，等我吃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

燒餅，拿進茶館來同他吃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吃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吃完了，說道：「你問這個人怎的莫不是那家娶他？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進門，就要一把天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吃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後復嫁了王三，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獄的兒子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恨如頭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那日進房來，搜家人婆娘又幫着，鬧出氣。這堂客看見，識相，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裏。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嚷，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傳齊了審，把兒子責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也是嫁過了兩個丈夫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過光景，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胭脂巷住。就寫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只說二十一歲。」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現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的。」歸姑爺心裏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撒謊，我那怕糟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個小孩子，這親事是他家收師金，次屈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你為甚麼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句管成就。」只是謝媒錢在你。」歸姑爺道：「這個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散了。沈天孚回家。

來和沈大脚說。沈大脚搖着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個官，又要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來，「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每日要吃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吃大葷頭，一日要鴨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羹兒，菜鮮筍做湯。開着沒事，還要橋餅，圓眼，蓮米搭嘴。酒盞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蝦，吃三斤「百花酒。」上牀睡下，兩個丫頭輪流着捶腿，捶到四更鼓盡才歇。我方才聽見你說的，是個戲子家。」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脚商議道：「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齣戲起不要說，也並不必說他家弄行頭。只說他是個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裏又開着字號店，廣有田地。這個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這麼說去。」當下沈大脚吃了飯，一直走到胭脂巷，敲開了門。丫頭荷花迎着出來問：「你是那裏來的？」沈大脚道：「這裏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麼話說？」沈大脚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屋裏坐。太太才起來，還不會停當。」沈大脚道：「我在堂屋裏坐怎的？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當下揭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牀沿上，裹腳，揀選在傍邊捧着鑲盒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為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拿茶與他吃。看着太太兩隻腳，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才裹完了。又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趨西才清白。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脚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將來好吃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個甚麼人家？」沈大脚道：「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人都叫他鮑舉人家。家裏廣有田地，又開着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裏了。我想這個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才去得，所以大膽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沈大脚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有第二個？」王太太道：「是文舉武舉？」沈大脚道：「他是個武舉，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端的起三百斤的銅子，好不有力氣。」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

人想若起初到王府上，才滯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鄉紳家。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點了百十枝大蠟，燭擺着糖斗糖仙，「吃一看二眼觀三」的席，戲子細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看風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看黃豆大珍珠的拖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個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才露出嘴來吃他的香饅茶。唱了一夜戲，吃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個個都壓死了。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我毫不開眼。他道：「沈媽，你替我送這筆，須要十分的好，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沈大脚，這一個有消說我從來是一一黑來一個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虛明，日太太訪出來，我已記起這句糊塗巴子，送來給太太當。」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叫了幾十個使，給他包了聘禮，書簡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吃。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忠厚子弟，成成了吳越，骨肉分疏，又遇有親兄弟。

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脚問定了王太太的，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學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過去，着實嚇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言萬語，俱我說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拿回樣子的，房裏，這堂客送與他，擇個日子就接，便了。」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丈母，說道：「這堂客，這有幾年的，只是這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道：「這堂客，這有幾年的，只是這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道：「這堂客，這有幾年的，只是這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

張着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去請沈天孚、金次福兩個人來爲媒。鮑廷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洩氣。」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運的奴才，沒福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箱籠，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知道甚麼？」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姑爺同着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這樣費心，還不討他這個，只要揀精揀肥，我也犯不着要效他這個勞。」老太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才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廷璽有生意，領着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在陪客。老太太裏拿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拿四樣首飾，叫沈大脚去下插定。那裏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箱四櫃和盆桶、錫器、兩張大牀，先搬了來。兩個丫頭坐轎子跟着到了鮑家，看見老太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就在房裏坐着。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攪親。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攪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吃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攢氣，磕了幾個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裏去了。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喝；一會出來叫拿炭燒着了進去，與太太添着燒香；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湯，拿進房來與太太吃。兩個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響。錢老太聽見道：「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個相公娘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個發昏。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粥。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發個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保，坐着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

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遵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廚下，把魚接在手內，拿刀刮了三四刮，捨着尾巴，望滾滾鍋裏一擱。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台旁邊，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擱，便濺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濕了，嚇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塊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了刀，骨都着嘴，往房裏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來坐。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裏疑惑他不像個舉人，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問道：「這晚間你往那裏去？」鮑廷璽道：「我做生意去。」說着就去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到：「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他才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裏算帳，爲甚麼算了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領着戲子去做夜戲才回來。」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個丫頭拿滾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牀頂上去，大聲哭着，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正鬧着，鮑大脚手裏拿着兩包點心，走到房裏來賀喜。才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將馬子揪了一把屎，抹了他一臉一嘴。沈大脚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脚走出堂屋裏，又被鮑老太指着臉罵了一頓。沈大脚沒情沒趣，只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這裏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的氣，正氣又虛，要用人參、琥珀，每劑藥西五錢銀子。自此以後，一連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完了，兩個丫頭也賣了。」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太商議道：「他不是螟蛉之子，又沒中用，而今又弄了這個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個田地，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够他吃人參琥珀吃光了，這個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才得乾淨。」家一計這日子，鮑老太聽信了女兒

女婿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里王羽秋、張國重來說。張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這使不得。他是你老翁在道地他的，況且又靠着老翁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把他怎樣不孝媳婦怎樣不賢，實說了一頓。道：「我是窮困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裏，我只好帶着女兒女婿，搬出去，讓他一當下南人。」老太道：「只得這話。」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他們兩口子光光，的然搬出去過日子。老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上幾縷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又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賸他？」那南人道：「既然如此說，一思從上流，一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說來說去的，老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去住。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買些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買做個別的小生意，又不在行，只好一坐吃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吃的將完，太太的人來，說他沒得吃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罵非止一日。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問道：「你當初有個令兄在蘇州麼？」鮑廷璽道：「我老翁只得我一個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那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個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翁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却也不會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才有一個人，一路找來，我在臨臨倪老太太家。」倪老太太道：「倪老太太不招應，那人就問到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店裏坐了候着。」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這便是倪六爺，找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裏來的？是那個要找我？」那人在腰裏拿出一個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着，只見上寫道：——

「水西門的文師老爺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峰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做倪廷璽，找着是我的舅舅，就叫他到公館裏來相會，要緊要緊。」

鮑廷璽道：「這是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大太爺的，叫做阿三。」鮑廷璽道：「大太爺在那裏？」阿三道：「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既是六太爺就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鮑廷璽道：「你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着，我去請大太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己坐着，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青布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綳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爺了。」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個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鮑廷璽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爺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醫道，在各省找尋幾個弟兄，都不會找着的。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着一個舊時老鄰居，才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着，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結門的事……」倪廷璽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我這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大人，實主相得，每年送我東修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着緊來找賢弟。找着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拿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他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爺恩養，怎樣在向老爺衙門裏幫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這個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爺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璽道：「這個不劫，而今弟媳現在那裏？」鮑廷璽道：「現在鮑老太爺隔壁一個人家借住着。」倪廷璽道：「我且和你回到家裏去看看，我再作道理。」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到王

羽林店裏，王羽秋也見了鮑廷璽。他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裏拿出四兩銀子來，送與弟妹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鮑廷璽接着，送與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裏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着我。」說罷去了。鮑廷璽在空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個酒飯候着。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託王羽秋老爺來收拾做個四樣才好。」王太太說：「任你這死不見識的貨，他一個撫院衙門裏住着的人，他沒有見個板鴨和肉，他自然是吃了飯才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吃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巧圓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着他，才是個道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個「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着他，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裏裏拿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個你且收着，我明日就要回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妹搬進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我和她大人說，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到南京來做個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着他哥吃酒吃着，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着又哭，哭着又說。直吃到二更多天，方才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買房子。自他家門口人都曉得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大老爺。太太是不消說，又過了半個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着盒，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咳嗽，唧唧的起來，隔幾日要請個醫生要吃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

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船家遊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船住在青泥灘。風更大，過不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要買個茶點心吃，忽然遇見一個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袖直裰，脚下大紅靴。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爺麼？」鮑廷璽道：「在下姓鮑，相公姓大名怎麼這樣稱呼？」那少年道：「你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裏王老爺的女婿？」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爺的孫女婿，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麼說，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拿上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吃着。鮑廷璽問道：「相公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爺，你認不得我？我在府裏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就認得了。後來你家老爺還在我家吃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你却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華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爺不曾跟了去，就在安慶住着。後來我家爺選了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親。」鮑廷璽道：「這也好極，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季華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你却爲甚麼在這？」季華道：「我因鹽運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爺，你却往那裏去？」鮑廷璽道：「我到蘇州去看一個親戚。」季華道：「幾時才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華道：「若回空無事，到揚州來頑頑。若到揚州，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爺。」鮑廷璽道：「這個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走了。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才到閘門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廝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依然一旦或空；奔走道途，又得無端聚會。

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季華蕭揚州入贅

蕭金鉞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厮阿三。阿三前走，後面跟了一個夯漢，挑了一担東西，是些三牲和些銀錠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大老爺在衙門裏麼？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阿三道：「六老爺來了，大老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同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大老爺着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大老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今日是大老爺頭七，小的送這一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着，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大老爺死了？」阿三道：「是大老爺去世了。」鮑廷璽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墳墓的所在，擺下牲醴，燒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裏住下。次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袖直裰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華蕭的下處。門簿上寫着：「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公麼？你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到那裏去尋。」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口掛着彩子，三間敞廳，坐了一敞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着兩枝紅的蠟燭，中間畫着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貼着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華蕭戴着新方巾，穿着銀紅袖直裰，在那裏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爺才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正是，當又遇着姑爺恭喜，我來吃喜酒。」坐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華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

衆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着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齋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個。」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個人，都是尤家親戚，坐了一桌子。吃過了飯，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着，同那兩位先生攀談。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販子，其實可惡。就如河下與盛旗馬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了半年。我說：『你要爲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費用，也不可如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金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個字。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個，大字十兩一個。我這二十二個字，半買半賣，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廝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遞與他。他：雨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攢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囊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正說着，季葦蕭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裏講鹽販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辛東之道：「是『五精』罷了，那裏『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很我說與你聽。他轎裏是坐的債精，撥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裏藏着的是妖精，這是一『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麵來吃。四人吃着，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裏這些有錢的，到麪店裏，八分一盤的麵，只呷一口湯，就拿

下去賞與韓夫吃。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裏當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泡了一盃鍋巴吃了，才到酒店去的。」當下說着笑話，天色晚下來，裏面吹打着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吃酒，吃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做店裏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能出來，坐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會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着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鮑廷璽道：「這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苟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所以又要一個親戚姑老爺，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不着，來到這裏，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季葦蕭道：「這個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爺做盤費，還要託姑老爺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正說着，只見那辛先生和金先生和一個道士又有一个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讓了進去，新房裏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着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季葦蕭道：「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他的圖畫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即日來客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爺，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却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這一兩日間。」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個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個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會寫？」季葦蕭道：「不會寫。我今晚寫下，姑老爺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拿。次日早晨，一個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一年家眷同學

弟宗顯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圓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湖廣。一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因返舍走走，在這裏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個小照行樂，畫大筆一題，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遍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一弄斧班門了。」說罷，吃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爺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朋友季葦蕭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鮑廷璽拿着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廚御史又來催他，免房價，他沒銀子，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詞。沒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住着。住了幾日，鮑廷璽拿着書子，來到狀元境，尋着了季葦蕭。季葦蕭接書看了，請他吃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爺。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這季葦蕭因缺少盤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裏拿着八個錢，買四個「吊桶底」，作兩頓吃。晚裏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吃了飯，坐在刻字店裏出神。那一日早上，連飯也沒的吃，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葦蕭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葦蕭道：「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季葦蕭道：「多的很，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遷駝夫、匡超人，我都認得；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士，你要那一個？」那人道：「不拘那一個，我小弟有二百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葦蕭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我好去尋人。」那人道：「我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季葦蕭請他坐在那裏，自己先上街來，心裏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却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裏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

裏……」又想到：「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大街走，遇着那個，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吃吃再處。」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個人，押着一擔行李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符兄，你可同輩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輩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個地方，你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格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蕭金鉉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你幾天快活日子過。」蕭金鉉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裏，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回到茶館裏，敘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季恬逸就把方才請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部，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兩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非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個東，請蕭先生吃個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個大酒樓上。蕭金鉉當首席，季恬逸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倌上來問茶。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拿來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倌送上酒來，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個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選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着他刻。」蕭金鉉道：「要僻靜些，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而今吃了飯，覓到那裏尋寓所。」當下吃完了幾盞酒，堂倌送上肘子湯和飯來。季恬逸儘力吃了一飽，下樓會帳，又走到刻字店，託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真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

才擠了出來，望着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鉉道：「不好，還要再向裏面找去，方才罷罷。」當下又進了許多路，走過老菜店，到一個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的，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蘭袖僧衣，手裏拿着數珠鋪眉，雙眼的走了出來，打問訊，請兩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個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婦當家做寓的。」一位施主親自看，勸憑揀那一處。」三人走進裏面，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同和尚坐着，請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一口實定要三兩一月，說了半天，一釐也不肯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持通問，日下浮屠施御史老爺來此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好是好，只是買東西遠些。」老和尚呆着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個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廚子是一個人，在廚下收拾着，買辦又是一個人，伺候着買東西才趕的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裏住，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罵的白眼着眼，三人他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尚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個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應都是天，請三位廳上坐，便煨出新鮮茶來，擺上九個茶盤，「上好的密橙糕，核桃酥，」本過來與三位吃。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個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裏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這個何必計較，三位老爺來住，請也請不到，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裏好爭論。」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裏打擾，每月送銀二兩，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進城去發行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間，鋪設牀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到晚上，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帖了簽子，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託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

去了一會，帶着一個走堂的，捧着四盞酒，四個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鷄勝，一碟海蜆——擺在桌上。諸葛天申是鄉裏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豬尾。」蕭金鉉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着，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這是豬肚內的。」小鵬：「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蜆，說道：『這進脆的是甚麼東西？倒好吃，再買些進脆的來吃吃。』」蕭季二位又吃了一會，當晚吃完了酒，打點各自歇息。李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給他在腳頭蓋着睡。次日清午，僧官走進來說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個廚飯，屈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裏各處頑頑。」三人說了「不敢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着，辦出四大盤來吃早飯，吃過，同三位出來開步，說道：「我們就到三殿禪林裏頑頑罷。」當下走進三殿禪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祖處。」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個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在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着，內中又有參天的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頑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裏，晚上九個盤子吃酒，吃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到了僧官任，還不曾請客，後日家裏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奉賀。」當夜吃完了酒，到第三日，僧官請的客，從應天府尹衙門的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廚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開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堂宴集，鷄羣來皎鶴之翔。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